

600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 月

期二十第 卷三第

行發店書月新海上

MAR 2 2 1932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現代文化叢書五十種

發賣預約

編輯者

潘光旦
羅隆基
胡適
徐志摩
丁西林

內容扼要
文字簡練

內容及辦法另
備函索即寄

本店最新出版

猛虎集 (詩集)

徐志摩著 精裝七角 平裝七角

這是徐志摩先生四年來詩歌的收穫。他在前年新詩裏是一個開路的人，在八年前他是一落千丈的，但每當他容許我們見他的影踪時，他還是在我們的頭裏從容的，不，這許是他第一洩漏他的領土。這兒子的前面有作者一篇述他的詩經過的長序，他答應我們在年內印着出第四本詩集。

西林獨幕劇

丁西林著 實價七角

新劇運動最先得到高明的稱許及一般觀衆的承認者，當自丁先生的「一隻馬蜂」始。各處排演者不知凡幾。該劇曾由作者連同其他獨幕劇二齣自行出版以後，陸續所發表過許多劇本，便都在此地彙集起來了。丁先生所有的珍奇，都可以在這本集子裏找見。

新月詩選

陳夢家編 實價七角

新月詩選是一般少數人以友誼並同一趣向相締結的人，以隨正的態度謹嚴的格律所寫的抒情詩。這裏八十多首雖各人有各人的作風，但他們一致的方嚮。詩選從北京晨報詩鐫到新月月刊，並這月刊挑選——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孫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林徽音，陳夢家，方璋德，梁鎮，卜之琳，俞大綱，沈祖棻，沈從文，楊子惠，朱大梅，劉夢葦等人的詩，是一冊最精美最純粹的詩選。

佛西論劇

蕭德西著 實價一元三角

佛西先生在戲劇上的努力是誰都知道的。他對戲劇上的一切議論更是個絕大的貢獻。本書原由樸社出版，於戲劇有與趣者，莫不人手一編。最近特由作者親自增訂，加入新作多篇，本屆出版。戲劇在今年又有勃興之勢，有志者應作事先的預備，本書是不可少的一部名著。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目錄

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	羅隆基
政黨的分析	王造時
教師與學生	拉斯基著 胡毅譯
一條河流般的憂鬱	儲安平
打酒	徐轉蓬
藍襪弗朗朔	諾潔作 李青崖譯
「人與超人」中的夢境	蕭伯納作 熊式忒譯

詩

焦山晚眺……………陳夢家

禱告……………方璋德

夜尋……………程鼎鑫

愛……………曹葆華

交替……………胡讓之

戰士的愛人……………胡讓之

書報春秋

孔雀東南飛及其他……………浩文

第三卷總目錄

書店最新出版書

先知

Kahlil Gibran 著 冰心女士譯

甲種實價一元二角
乙種實價八角半

先知是敘利亞(Syria)凱羅紀伯倫(Kahlil Gibran)許多作品中的傑作之一。曾經翻譯成十八種文字。在這裏他把人生不能解答的一切大小問題，用哲學的眼光，高深的學理，都解答了出來。使我們看了可以知道究竟什麼是人生。冰心女士誰都知道她是文壇上的一位女將，她那溫柔的言詞，委婉幽靜的筆，誰都看了要感動的。但是她的創作，一方面，還沒有看見過她的翻譯的意義。這部先知是她翻譯的嘗試，哲理雖深，而譯筆淺顯流暢，恰能符合原文的真意。

書用厚道紙印刷，並且附插圖十二幅，皆名貴之作，用銅版紙精印。裝訂考究，美觀絕倫。欲知人生之真諦，及欲領略冰心女士的翻譯手段者，不可不人手一篇也。

小學教育問題

杜佐周著 定價一元

在學校裏出來，找不到出路，怎樣辦呢？還是當教員吧。這種情形在中國，現在已是司空見慣了。所以中國教員之多，是比多的還要多，尤其是小學教員。菲薄，然而小學教員誰都聽了要搖頭而不願幹，為什麼呢？一方面固然是待遇菲薄，另一方面是因為教員管了要搖頭而不願幹，為什麼呢？在這本書裏都有滿意的回答。小學生應當用什麼方法教育，及許許多多複雜的問題，在這本書裏都有滿意的回答。你覺得當小學教員的艱苦，而想找出路嗎？那麼這本書就是指示你的出路。

英日同盟

張忠綬著 實價七角

日本與英國為帝國主義之尤者，早有英日同盟的密約。日本屢次向我舉行均與英國事變發生後全此悍然不講公理，大施暴行。侵吞我滿蒙，當然亦非偶然。日本表示不日果聽其所為，且公然訓令駐日大使傳達意見，謂滿洲事件一任日本之自由措置。其左袒暴行之為，竟有如此者。

存亡。中國現在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候了，英日同盟的問題，尤其是關係我國的生死存亡。張忠綬先生是專門研究的，我們應當怎樣對付他？敘述得很清晰，討論得很確當。關於英日問題，——尤其

本書我們應當怎樣對付他？敘述得很清晰，討論得很確當。關於英日問題，——尤其

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

羅隆基

如今我們向日本高談正義，公道，東亞和平，國際公法，這些在日本人方面是不入耳之言。日本武力侵佔東三省，是由來已久的計畫，他們目前毅然決然來實行這個計畫，在正義，公道，東亞和平，國際公法這些可以攻擊他們的名詞上，當然考慮過了。揣測他們的命意，只要他們預定的計畫，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上面這種攻擊，日本可以不必顧慮的。如今我們要向日本國民忠告的，就在日本侵略主義上預定計畫的成敗，和日本進行這個計畫，向世界人類應負怎樣的一個責任。

所謂的預定計畫，我們都知道，是指田中所擬定的「積極政策」說的。在這個政策上，最應該注意的，是他的目的。

在計畫書的原文裏，田中這樣說：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兩句話表面上的邏輯是對的。假使征服不了支那，假使征服不了世界，將來日本的命運又怎樣？這種疑問，田中和一班參預擬定計畫的人，不知道思索過沒有？現時日本的國民和一切有識見的政治家，又不知道思索過沒有？

我是個中國人。有一四千年的文化，五萬萬的人口，四百萬方里的土地——的國家，就不至亡國，這種假定，我是不敢迷信。然而在征服中國和世界這問題亦有幾點，應該顧慮，日本有識見的國民和政治家，或者與我同意。乾脆痛快說罷，中國失掉了如今的滿蒙東三省，在土地上，在人口上，依然不失為一個大國，中國依然是大有可為。土爾其就是個實例。在歐戰以前，英，意，法，希臘這些國家，把土爾其蠶食鯨吞，幾已近盡。得着一個時機，得着一個領袖，土爾其又復興起來了。再說遠一點，一八六六年前的德意志，一八七〇年前的意大利，何常不受強鄰奧法的宰割，何常不是口頭上有名稱，地圖上無實質的國家？結果又怎樣？

一個暫時強盛的國家，乘鄰國暫時的虛弱，進佔弱國一部份的土地，認定結果可以永遠征服弱國的民族，這種假定，歷史的事實證明給我們，有許多時候是根本的錯誤。我不是對中國的前途作無聊的樂觀。我覺得任憑日本國力怎樣偉大，在二十年內日本完全全的消滅中國，是絕不可能的事。若然，如今日本進兵東三省，不過是將來中日生死戰爭的一個挑戰而已。用個譬喻，儼如一盤象棋，如今日本偷偷的吃了中國一個車罷了。全局勝負，尙待將來。日本人壓迫愈甚，中國人激刺愈深，日本人侮辱愈大，中國人仇恨愈切。如今中國的青年，思想上偏重民族主義；身體上注意軍事訓練，這與未統一以前的德國意國的青年同一氣象。這一切都是中國人將來與日本人決一死戰的準備。目前談中日戰爭，日本人知道，我們

亦平心靜氣的承認，結局是中國失敗。將來的中日戰爭——事實迫我們承認絕不可免的一場惡戰——中國或者要做當年驅除外寇的德意兩國了。今後的十年或二十年中，中日雙方當然都聚精會神做將來大戰的工作。這時期中，雙方的國力當然都要耗費在無意識的犧牲上。然而田中積極政策的總賬，要到那次戰爭時，纔可以清算。稍爲顧念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人，當然不主張人與人永遠在互相殘殺的漩渦裏圖生存。田中的積極政策，就引日本人到那個漩渦裏去。他的國運，或者就在這個漩渦裏遭滅頂之禍。這點，我覺得一班稍具眼光，稍有識見的日本國民和政治家，應該顧慮的。

退一步，我們做個中國人方面極不幸的預料，我們假定將來的中日戰爭，中國失敗，日本勝利。若然，中國成了印度，菲島，全部中國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這裏，我們又希望日本留心觀察二十世紀帝國主義侵略上的總成績和新趨勢。英國人的印度，美國人的菲島，在政治上不是成功，在經濟上更不合算。印度，菲島的獨立自治，我們認定是世界進化上必然的結果，遲早不過是時間問題。印度，菲島，在目前英，美的政治上是極難應付的問題。有長期歷史的殖民地，因近世民族觀念發達的緣故，處處成了動搖的局面，以區區三島的日本，希望在政治上征服統治一個有四千年文化背景的中國，當然是以蛇吞象一類的野心。經濟，本然是帝國主義者一個重要的動機。在民族主義發達的今日，事實又告訴我們，同情的合作互助，較武力的征服壓迫，在經濟發展的前途上，順利得多。美國的貨物，推銷在菲島，遠

不如在加拿大，英國在加拿大的貿易地位，反遠不如美國。「貿易跟着國旗走」，如今已證明是不可靠的信條。帝國主義者可以恃武力侵佔弱者的土地，不能用槍炮邀結弱者的同情。經濟上消極的抵抗，已成弱國慣用對付強敵的武器。日本如今的舉動，實際上又是爲英美貨物在中國招攬生意；爲日本貨物在東亞趕走主顧。這又是日本有眼光有智識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田中的政策公開的拿征服世界做目標。積極政策的原文裏，公開的主張征服印度，南洋，中亞細亞。又公開的說，「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這些，在我看來，日本是直捷爽快的在向世界挑戰。這裏，日本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他們的胆力和氣魄，的確可以自豪一時。如今希望英美爲正義，公道，和平，國際法這套名詞，出來代中國抱不平，我們知道這是中國外交人物的迷夢，是絕不可能的事實。不過到了英美和日本利害衝突的關頭，那時候就沒有中國人乞哀求憐的呼籲，英美會與日本相周旋，這又爲必然的事實。那時候中國成了賽爾維亞，日本是大戰前的德國，戰爭上雙方的損失，姑不具論，不過目前德國經濟上的困苦，政治上的顛連，以及百年內德人子子孫孫受的無辜的連累，很可以做目前日本的殷鑒。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一個國家，憑武力可以吞滅另一民族，根本是逆潮求進的夢想，說某個國家，憑藉武力可以征服世界，或者造成個幾千年前羅馬帝國的局面，更是妄念。在我看起來，日本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只圖目前一時的快

意，着着在爲將來的日本造厄運，爲日本的子孫挖墳墓。日本人民，倘真盲從他們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走上武力征服世界的歧途，他們的浩劫，就在最近的將來。這又是日本有智識有眼光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日本還有禍在眉睫的一件大事，應該顧慮。這就是共產主義在東亞的發展。在外表上，共產勢力在中國較在日本，更爲猖獗，因爲事實。然而在青年思想上，共產的潛勢力，在日本不比在中國爲小。共產者的命運，與如今日本帝國主義式的軍閥和資本家是不相並存的。一班軍閥和資本家，乘與外侵的時候，或有禍起蕭牆之危。同時，日本在這時會，進兵滿蒙，實間接爲中國的共產作聲援。如今，中國的青年界裏，已有這樣的呼聲，「與其歸日，甯願附俄。」中國共產的成功，固爲中國之禍，亦非日本之福。俄國如今已乘機興起。中日鷸蚌之爭，共產漁人之利，一旦東亞全部赤化，覆巢之下，甯有完卵！這又是日本有智識有眼光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這裏，我完全平心靜氣，爲日本國運民命的前途着想。正義，公道，和平，法律這一些高調，完全抹煞。然而我們始終覺得所謂田中的積極政策是沒有世界眼光，現代知識的計畫。日本的國民和政治家，把國家的命運，完全交付給軍閥去支配，這或者是日本積極自殺的一條道路。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當然，在半開化的今日，依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假使人類

自己承認與其他禽獸不同，假使自己要拿「文明」兩字，來標榜自己是超越了元始時代的思想，人與人自相殘殺的野蠻行爲，總應該減低到極小限制。人與人總應該本合作互助的精神，去增進彼此共同的幸福。羅馬的法律，猶太的宗教，德國的科學，法國的美術，英國的政治制度，美國的工業組織，這些是人類幸福上建設的積極的貢獻。殺人打仗的舉動，弱肉強食的行爲，總是人類的盜賊，文明的叛徒。日本民族，果然要以黃種的領袖自命，果然要與白人爭個高低，果然要在世界上站個地位，就應該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提高上，去發展他們的積極政策。乘鄰人的內亂，白晝行劫；見友邦的天災，落井下石，如今日本的行爲，的確是人類道德上一個永不磨滅的污點。是人類全體的一個恥辱！

(二)

上面一段文字是爲日本人設身處地借箸一籌的話。現在我們回轉頭來，爲自己的生存，爲中國的命運，做一個通盤的打算。我個人認定這次瀋陽事件中國的外交當局和軍事當局有罪不容赦的錯誤。

第一，沒有國際政治智識，看不清二十年前後國際政治的趨勢的人，根本就不應該在外交上尸位素餐，貽誤國家。要做個外交家，對國家二十年外交的應付發展，總有個通盤計畫。至於陪宴公使領事，接納洋員通譯，這是人人可爲的雜務，這不是外交家的專職。以中

日關係而論，一九一九年二十一條事件發生以後，日本在外交上處心積慮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中國外交上定計決策，應在此時。如今的外交當局，或者可以把前此的外交責任卸委於北京政府。濟南事件，負執衝樽俎的責任的，又何常不是今日的南京政府。對那時的外交，縱不能引咎自責，亦當臥薪嘗膽。然而政府當局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田中的積極政策，訂定於民國十六年，在五年前的今日，自命爲外交人才者，就應預想到民國二十年的今日。然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即以最近瀋陽事件而論，日本進兵的野心，在二一月前固已成爲公開的祕密。萬寶山案，中村事件，不過日人故意製造的機會耳。然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在九月十八日以前的數日，日本動員出兵消息，已遍載東西洋報紙，主持外交者向國民不聞有任何警報，向國際不見有任何佈置。國難已作，於是強爲解釋，巧詞彌縫，宴樂如故，昏惰如故。十八日事件發生以後，國人平地霹靂，震驚失色，這時候外交當局自應負外交上觀察錯誤，坐失機宜的責任，然而當局者強詞掩飾，巧詞彌縫，依然而故。以身爲外交當局的人員，庸不知國際聯盟，是何種機關，國際公道，是何種標語？在公開的演說上，依然發表這樣自欺欺人的談話：

「吾人深信國聯會爲主張國際公道，並維持世界和平之機關，故已將詳情電達日內瓦本國代表，想聯會方面，當能處理此事，年來國聯對兩國糾紛，均圖處理，如巴拉圭與玻利維亞，波蘭與立陶宛，希臘與保加利亞，咸有相當之處理，如國際間是非尙未泯滅，

對此次日軍之侵略，與我之不抵抗而大規模受攻擊，世界當能更予以正當之評判，吾人又深信前年簽訂凱洛克非戰公約，確能保障和平，排除武力，故亦已向該公約之各簽字國，告知此事，該約如確為各簽字國所擁護者，當知現在東省為日軍所造成之情勢，與非戰公約之規定，實係背道而馳，必能根據此約，立即令其恢復原狀也。」

即以我輩閉門不問國事的書生，亦知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者操持的機關，亦知國聯在國際爭端上充其量是雙方規勸的和事老，亦知美利堅政府非急公好義的鑰手，亦知凱洛克條約非世界和平的保障。然而中國外交當局，竟視這一切為外交上唯一的法寶，國命上唯一的福星。善詞如故，巧言如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

到了今日（二十八），國聯已拒絕調停，日軍尚在進兵的時候，報上登載外交當局的談話，依然只有這個辦法：「對於最近日軍之積極以炸彈機槍攻擊北甯路火車事，予信世界文明各國，自亦當表示驚訝也。」

試問「世界文明各國，自亦當表示驚訝也。」此與滿蒙的命運，有何關係，與國家的命運，又有何關係？譬如棋局，敵人看十步八步，中國的外交當局，一籌莫展。對手車馬齊進，中國的外交當局，坐以待斃。

平時中國的外交當局，總以「革命外交」四字相標榜。革命外交的內容如何，革命外交的方略何如，國人從沒有機會問其究竟。直到此刻，國民還用「革命外交」四字相呼號，當局

還用「革命外交」四字來搪塞。到底何謂「革命」，所革何命？我們依然莫知所云。我輩書生所見，今日的急務，不是革命外交，是向外交當局的革命！如今昏愴宴樂的外交當局，應立刻辭職謝罪，如今腐敗殘缺的外交機關，應立刻改組，這是我對於目前外交上的一點意見。

第二，畏死逃敵，喪地辱國的軍人，同時應與外交當局引咎去職，謝罪國人。勇於私鬥，怯於公憤，軍人，是中國二十年來的罪孽。以養兵兩百萬的國家，一旦敵軍入寇，直入無人之境，奇辱極恥，莫此為甚。日本代表在國聯聲稱，中國在東三省有兵二十萬人，日軍不過萬餘人。此種數目，固不得據為確實，中國當地軍隊，數倍日兵，自無疑義。結果，依然是繳械投降，失城喪地。最堪痛心者，傳說日人入瀋陽的時候，敵軍只三百人，中國數百兵士，拱手投降。軍人未盡天職，主將不忠國難，此為顯明事實。乃一班弱職失事的軍人，尤復高談鎮靜，掩飾怯弱；侈言退讓，苟延殘喘，此其罪孽，容尚可赦？

在中國國防上，軍人不盡天職，不忠國難，幾已為相沿成俗的習慣。早年濟南事件，不戰而退，已開其端，這次奉吉遭難，繳械投降，又成惡例。本月二十日，日軍已佔奉天，國家堂堂海陸軍副司令尚在報章上發表這樣的談話：

「已電令東北各軍，嚴禁持槍械出營，避免與日軍衝突，以維中日邦交，」

強盜入室，門前衛士與盜徒揖讓論交，委屈求饒，此其失職，此其敗事，尚何掩飾之可

能？中國武人，其在國內，果真有退讓的風尚，鎮靜的涵養者，似又當別論。在內爭上一班武人，跋扈暴烈，不可一世。一遇外寇，則化化倪倪，搖尾乞憐，此其沾辱國體，貽誤國事，容尙可赦？

以我輩推測，當年濟南，今日東三省事變，除中國軍人外，任何其他國家軍隊處同樣境遇，必與敵軍作一死戰。蓋此種戰爭，爲正當的自衛，勝固合理，敗亦有榮。日本進兵瀋陽，天下人都知日本爲恃強行劫，中國人在自衛上，戰與不戰，毫不足影響事件的是非。國際間果有正義公道，直總在我，若無正義公道，退與戰同一劫運。退爲怯弱，戰爲英烈，戰又勝於退。不戰而退，事後用「退讓」「鎮靜」，自爲掩飾，更爲國外有識者所竊笑了。我輩書生見識，此種勇於私鬥，怯於公憤的軍人，不加裁制懲罰，國防永無振作改革希望。此輩不去，國難未已，這是我對於軍事上一點意見。

(三)

責備今日的政府當局，在今日局勢底下，不是救國抗日的應急的策略，反是以暴露自己的弱點，我相當承認這種說素。下面的文字，我就放棄「責備」，來提我私人應付國難的主張。

對日本方面，我主張立即斷絕國交，動員備戰。

這種主張，一定有人認我與一班中小學青年血旺的學生，同樣稚氣。我主戰的理由如下：

(一)反對戰爭的人，根本認定中國目前絕對無戰之可能。這點，我有同樣的認識。不過我認爲戰固敗，不戰亦等於敗。同是一敗，戰而敗，勝過不戰而敗。中國人的國家觀念，的確是麻木不仁。國恥上不是沒有刺激，不過一切刺激都已司空見慣。人民在國恥上受了刺激的反動，如今已成了機械性質的動作。一有國難，第一步是學生的開會，於是宣言，於是罷課，於是演講，於是請願。第二步，是社會工商階級的響應，於是開會，於是宣言，於是召集羣衆大會，於是舉行遊行示威，於是貼抵制仇貨的標語，於是發經濟絕交的傳單。第三步，是名人流要的奮起，於是向列強通電，主持公道，於是向國聯呼籲，懇求公判。第四步，是政府當局向人民與敵國的委蛇，於是對人民加告誡，對敵國作退讓。第五步，告結束。學生除一二人斷指血書傷口未癒者外，一切痛苦都成過去，工商人物，主持抵制仇貨的當事，從此收入更加豐富，要人名流的洋文函電，國內外報紙，刊登已遍，政府暗中向敵人的交涉事務亦已辦妥，不久，一切又恢復原狀，等待新的刺激起來，舊戲重排了。這五幕的新戲通常就叫「愛國運動」。這種戲劇，已失盡刺激人民的効力。更有一班偷生苟活的國民，他們早以爲認滿蒙東三省非中國所能保持，他們認滿蒙東三省的得失實無足輕重。因此如今，我認爲非有大打擊不足以引起更大的覺悟。我希望中國有一八七〇年德國兵臨巴黎的

故事，使全國受更重大的打擊，有更重大的損失，而後或有比較耐久性的興奮的希望。我的主張，是苦肉計，然而我認爲這苦肉計是中國必要的興奮藥品。

(二)爲解決今日中國的軍閥問題，對外宣戰，亦是一條好計。如今國內的士官，保定，黃埔出來的一班偉人，平時是目空一切，氣餒萬丈。每有內亂，他們的通電，他們的宣言，他們的橫暴，他們的威武，總令我們小民胆戰心驚。毛大的一件事，他們就動員令，他們就討伐令，他們就拉夫扣軍，他們就派兵遣將，於是戰溝數十里，於是士卒幾十萬，於是開火，於是血戰，於是雙方告捷，擒敵幾千，殺敵幾萬，於是彼此凱旋，小兵受犒，大將陞官。我們覺得這班對外講禮讓，持鎮靜的將軍們，他們應該去向外敵小試其技，應該勸河伯入海，看看世面。養兵兩百萬，用在此一朝。果然戰勝，使世界認識我們的武力，不幸戰敗，使軍閥明白自己的地位。這兩百萬陸軍，不求根本改造，中國前進，總無生機。這又是苦肉計。這苦肉計，我認爲與中國軍事的革新是有益無損的。

(三)爲洗刷今日中國的內政，對外宣戰，亦是一條好計。歐戰發生以後，歐洲各國的政治制度，都有革新的組織。他們的政府機關，都趨於科學化，都增加了能率。當年俄國的政制最腐敗，俄國首先失敗；德國的行政最良善，德國處處勝人。老實不客氣，中國如今的政制，重疊複雜，附贅懸疣，差不多不像二十世紀國家的政府。然因政黨關係，政府的組織平常不許指摘，不受批評的。一旦與日本接觸，一定全形畢露，殘缺全出。到此境遇，或者

澈底清洗，重新再造的可能，這又是割雞剖骨的手術，這是蠻幹，這種蠻幹是有益無損的。進一步，如今一班持鎮靜論調的人，口頭上呼號「舉國一致」，政權上依然「一黨治國」。南北的當局，藉口和平會議，依然在分贓內鬩；各地的黨員，假名指導民衆，依然在橫行霸道，他們還在醉生夢死，得過且過；他們還願「甯贈外賓，不與家奴。」不有驚天覆地的振動，不足以澈底解決黨爭，不足以根本推翻黨治，他們要鎮靜，希冀國亡黨存，我們主戰爭，不惜同歸一盡。這是破釜沈舟，然而這破釜沈舟是黨治逼迫出來的，這破釜沈舟是我們死裏逃生的一條路。

我相信有許多認這些是不「鎮靜」的思想。鎮靜論者，他們反對戰爭的立場是訴諸國聯裁判，是呼籲國際和平，如今國聯主張，強列態度，都已明顯了。「鎮靜」論者，何以爲繼？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戰而後斃。這是我的主張。執政的當局，絕不能認無辦法即是辦法。老成持重的鎮靜者，請指出比此更有優勝的道路來！在我個人看來，走頭無路，背城借一，即是道路。天助自助者。只有肯爲正義，公道，和平犧牲者，纔有享受正義，公道，和平的機會，中國的古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就是我主戰的理由。戰是必敗的，不戰亦敗。戰而敗，勝於不戰而敗，一九一四年歐戰中的比利時對德宣戰，是我們如今的好榜樣。反對戰爭的人，認中國今日只可備戰，不能應戰。在我看來，今日宣戰，即爲他日備戰。只有今日的敗仗，能激起他年的勝仗。二十一條件時代，政府和國人慷慨激昂，倡言備

戰：戰爭的準備何在？濟南事件，政府和國人慷慨激昂，倡言備戰，戰爭的準備何在？政府因循，民心偷安，事過境遷，一切仍舊，今不宜戰，永不能戰，斷肢保身，開刀全命，這是我在萬不可戰的形勢下主戰的理由。

(四)

戰，固不能解決今日的中日問題。然而我上文早已認定了，中日問題的最後清賬，就不在今日。我的主戰，命意在催人民自身的鞭策，催當局根本的覺悟，及此準備，以待清賬之機會耳。要將來外交和戰事的勝利，必先求內政的改革，因此提出我在內政上的主張。

內政上整理的先決條件，是國民黨取消黨治。

取消黨治，這是我三年來始終一貫的主張。反對黨治的理由，先後在我的文字裏發表過。在今日局勢底下，我的主張更加强了強有力的佐證。兄弟鬩牆，外侮其入，這是幾年來民黨黨爭上過去的錯誤。「一致對外」這是如今黨內外舉國人民不謀而合的呼聲。

本月二十日中執委致粵方要人的電報裏，有這樣一條：

「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剷除而外，必須一心一德，鞏固國家基礎，充實政府實力。」

這是國民黨人政治思想解放第一次的表示。在目前局勢下，這種表示，我認爲是取得

「一致對外」的正當的步驟。

二十三日，立法，監察兩院聯席會議議決事項中，又有這樣一條：

「徵集全國人才，組織賢能政府」

黨中自有人才，人才不限一黨，這是國民黨人應承認的事實。因此我更希望主張賢能政府的人，明顯的出來主張取消黨治。

凡以國家爲前題的人，對執委和聯席會議的主張，自然是絕對的敬佩，極端的歡迎，不過昨日報章上又有京市黨部請查辦立法監察聯席會議決案的消息，似此，黨部中堅持「一黨專政」者，尙大有人在，因此我們又願就目前的形勢，來解釋取消黨治的利益。

一致對外，自然是對全體國民說的，不是指一黨說的。國民黨黨員，充其量不過二十萬人。二十萬人在四萬萬國民中，算得什麼一個零頭？在國事危急的時候，國民黨人化除意見，通力合作，自然是正當的辦法。若謂這種「化除意見，通力合作的」範圍，只限國於民黨，在國內的政治上，仍有黨與非黨的界限，結果對外的實力，仍然是萬分的薄弱。

在我看來，如今社會上一班奔走愛國運動的人，在「一致對外」四字上，亦未認清楚他的內容。他們把廣東和南京的合作得看這樣的重要，把國民精神上的團結，看得這樣的輕淡。他們覺得實力派和實力派攜手了，全國就一致了。他們覺得汪精衛先生，胡漢民先生，蔣介石先生，意見調和了，他們都在南京做官了，天下事就可迎刃而解。我個人認定「一致

對外「四字，絕不如是單純。汪，胡，蔣三個要人，爲國民黨的團結計，當然希望他們的攜手。我更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們，暫時犧牲他們政治上的成見，來與全體國民攜手。來造成全國人民精神上團結的局面。

黨治，開誠佈公的說，是目前國民精神團結上一個大障礙。「黨國」這兩個字，在人民的國家觀念上，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隔膜。普通人民的心理，以爲國事既不許我們非黨員的人們來過問，我們就置之不問了。如今國家問題發生，民氣不如前此的熱烈，民情不如前此的激昂，就是這緣故。「讓他們去。」「看他們辦。」這就是如今國民的態度。要消滅人民在國事上這種袖手旁觀的心理，非根本取消黨治不可。

幾年來黨治的歷史，在成績上果足以滿足人民的希望，則今日國事危急之秋，國民黨仍以單獨擔負國事的資格，號召國人，此種號召，或可取得人民的信用。不幸，黨治的成績，不但不能滿人民的希望。即黨員本身的希望，亦不能滿足。幾年的黨治，在內政上是幾年連綿不斷的黨爭，在外交上，濟案，中俄案，和這次的東三省案，又是相繼的失敗。如今國民黨在過去的黨治的歷史上，可以拿什麼成績來取得人民的景仰，來維持人民的信用？說句苛刻的話，**如今的黨治，在內政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然而成事不說，既往不咎，過去的算過去了。只願國民黨自開放黨禁，解放思想，我們一班小民，我們一班以國爲前題的小民，總願犧牲

一切政見，來與國民黨合作。

同時，我們更應認清楚，要國民熱心國事，實際上一定要使國民有參與國事的機會，要國民有了解國事的因緣。所謂「參與」和「了解」，並不止於看報紙，讀宣言的範圍。人民要有與實際政治接觸的機會。如今的國事，完全在黨的手裏。人民縱有愛國的熱情，仍缺乏國事上詳盡的知識。在這點上，要人民有一致對外的實力，非取消黨治不可。

這裏，取消黨治，我們並不是主張排擠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勢力，我們相信，國事乃國家全體人民的國事，國難乃國家全體人民的國難，國家的責任，應由全體國民擔任。這裏，我們爲國民黨設身處地想着，亦應如此。國人共担國事。國亡了，是國人全體的責任，國民黨一黨單獨負擔責任，國亡了，是國民黨萬世莫贖的罪孽！

(五)

取消黨治，進一步的工作，是組織全國大聯合的超黨派的政府。這點，我們的主張，與立法監察院的議決案是大同小異的。我們贊成

徵集全國人才，組織賢能政府。

這種辦法，外國又的確有先例可尋。英國是政黨政治最純正的國家。在他的歷史上，混合內閣的經驗最少。然每遇國家危難的時機，各黨總犧牲黨見，共襄國事？一九一五年的大

戰內閣，目前三黨混合內閣，即爲前例。

我們這裏要請如今的當局，把眼光放開，要認清我們所謂的人才，不是一黨的人才，不限於南京廣東的人才，我們希望一個代表國內各方面的政治意見的人才政府出現。只有這樣的政府，纔能得到國民精神上的團結，應付如今的局面。

要產生這樣的一個政府，我希望如今的政府當局，立即召集一個全國的救國會議。黨的四全大會，儘可以開，這是黨人解決黨事的機關。我們要個國人解決國事的代表會議。我們希望在這種救國會議裏，產生應付國難的賢能政府。

這種會議在召集上，並非不可能，一八七〇年，德軍已抵巴黎，法國人民依然可以辦選舉，依然可以開國會，依然可以產生他們的國防政府。如今中國的時局，雖然危急，較之一八七〇年的法國，安定多多了。所問的是當局取消黨治，解除黨禁的誠意而已！

政府的改組，我們的主張，不止於人員的更換，我們認爲政制的革新，同樣的重要。在立國上，我們主張要成立人民選舉出來的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這裏，我們注目的不是立國，而是收集各方的代表，鎔化各種的政治意見，使國事趨於平定。同時，這種機關，可以監督政府在外交上的行動，討論政府在外交上的方策及條約。姑無論與日本戰與不戰，議和訂約的事，是解決中日問題上將來必經的步驟。沒有這種民意代表的機關，在中日議和訂約上，將來政府與民衆，一定發生繼續不斷的紛爭，發生繼續不斷的突衝，這在民衆，過於疲

勞：在政府，過於牽制。

在行政上，我們認定如今的政府，要根本的清除洗刷。現世的行政，組織上要科學化，要商業化。這些，我們有專論來研究。最少，立法監察聯席會議提出來的幾點，我們是贊成的。他們是：

(1) 無須現任武人，兼管政治。

(2) 確定政權治權行使之分際，行政人員不許兼職。

(3) 財政公開，厲行預算決算及主計審計制度。

我們主張取消黨治，絕對不限於中央政府改組的一點。我們覺得一切地方黨部操縱政治的局面，應嚴行改革。中央政治，固然應探賢能政治為目標，地方政治，亦應以賢能政治為目標。這樣纔可以達到政治上澈底刷新的目的。

在解除黨禁上，我們極端的贊成立法監察兩院的主張：

「廣開言路，勤求民隱」

在國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絕不願拿「言論自由」做幌子，來與當局為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情無所宣洩，在這內災外寇交迫的時會，很容易逼成羣衆暴動的革命，這是目前國命上極不能經受的打擊。這是一班黨員極應顧慮的隱憂。

國民黨黨員，當然是國民的一份子。取消黨治以後，當然可以與民衆站在平等的地位，

用合作的手段，來參加如今一切的愛國運動。一切的黨部，倘然要利用特殊的權力，自命有特殊的智識，要來操縱包辦愛國運動，在這個時期中，這是絕大危險的思想。這可以引起不少預料的反抗，這可以造成不可思議的內爭。這是我們平心靜氣的忠告。這種忠告，是否採納，當然又聽諸黨員們自己的聰明與判斷。

我們小民，如今的憂憤是國難，如今的對手是日本。內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張，可以暫時擱置，一切的政治意見，可以暫時犧牲。我們嚴正的聲明；如今的當局，果有「一致對外」的誠心，我們是準備了一切，來追隨他們前進。我們更嚴正的忠告當局：

只有取消黨治，是「一致對外」的誠心的表示。

政黨的分析

王造時

政黨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也不是什麼不可親近的東西。牠不過是在民主政治底下代表人民，運用政治不可缺少的一種制度而已。與其崇拜牠，認牠本身是目的，不如把牠當做人類政治活動的一種工具來研究。與其鄙視牠，置之不理，讓牠爲少數人所包辦，不如用牠去改良政治，促進社會。因此，我們現在來分析政黨，如生物學家去解剖蝦蟆一樣，絲毫不着主觀的好惡。着了主觀的好惡，便看不清政黨的真象。

表面看來，政黨是代表個人的政治組織。其實這些個人爲什麼要加入這個政黨或那個政黨，乃是有種種牽連的社會關係。由種種社會關係，而成種種社會集團。由種種社會集團而產生種種社會勢力。所以我們要承認，政黨的基礎在社會勢力；而社會勢力的根據，又在種種社會集團的利益與關係。我們若要對政黨作科學的分析，那歷萬不可忽視這些元素。你不看各國實際參加運動選舉的人，沒有一個不注意各種社會集團：不是動以感情，便是誘以利益，否則，即是牽着他們的關係，使他們投他的票，跟着他走。只有坐在書房裏面的書呆子，才相信政黨是一所空中樓閣，不着實際利益的東西。

(一) 政黨與階級

構成政黨第一個重要的社會勢力或元素，是共同的職業；由共同的職業，產生經濟的階級。你儘可否認社會上只有勞資兩個階級的對峙，但你不能否認經濟上有階級存在的事實。每一個階級分子，固然不一定是加入同一個黨；每一個黨更不一定包一個階級；但是政黨的階級背景，在一般的趨勢看來，總是很明顯的。

英國的勞工黨在一九一八年改組以前，差不多純粹是工人的黨；就是在一九一八年改組以後，宣言歡迎勞心的人加入，然而醫生，律師，商人，教員，牧師，學者，貴族，銀行家，著作家，資本家，以至於在政府服務的事務官，總共加入的人數，在勞工黨內，還不過是佔一小部分。勞力的工人，仍佔絕對優勢。所以勞工黨，還不愧為代表英國勞工階級的黨。至於保守黨與自由黨所包括的分子，雖比較複雜，好像沒有什麼濃厚的階級色彩；但是若我們進一步觀察，便知貴族，富豪，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大部分是加入保守黨的。牠裏面有的是差不多全體的國教教士，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律師公會會員，大商業家，大工業家，大理財家；大部分的書記階級與小田主階級；半數的商賈與店夥。自由黨原來包括自由職業階級與商人的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多數，及城市工人的半數，却是近來右傾的資產階級，逐漸流入保守黨，左傾的工人階級，逐漸流入勞工黨，以至內部空虛，勢力日衰，從一

大黨的地位，降到一小黨的地位。從這看來，也可看出階級移動與政治的影響。

美國的共和黨，自南北戰爭以來，即與東北的大商業家發生密切關係。到現在大多數的資本家是在共和黨裏面。民主黨雖然也有資本家，但比較共和黨起來，總有點差事。農民，書記，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及無組織的薪水階級，在北多跟着共和黨，南多跟着民主黨。中西的農民，及一部分的工人，多站在共和黨的左翼，到極不滿意時，甚至擁護第三黨的運動。至於工人階級，兩大黨雖各佔一部分，但就全體看來，有組織的工人，還是比較傾向於民主黨方面。我們時常聽見人家說，美國的黨是縱的發展，包括各種職業的分子，沒有階級的分別；歐洲的黨，是橫的發展，富於階級的色彩。這話雖也有幾分道理，但從上面看來，美國的黨，又何嘗不是縱之中，帶有橫的階級背景呢。

其他好像法國的統一社會主義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都注意在抓住中產階級以下的民衆。至於各國的共產黨，自然更口口聲聲離不開工人階級的利益。我們雖不能完全相信共產黨的解釋，說政黨完全是代表經濟階級的工具；我們也不能否認階級利益，是社會集團利益裏面最重要之一種，對於政黨的形，有極大的影響。若說政黨只代表階級，那未免神經有點過敏。觀察有點過偏；若說政黨完全不代表階級，沒有絲毫階級背景，那又未免不懂世故，沒有看透政治的實際情形。過與不及都是要失却真象的。

(二) 政黨與種族

爲什麼我說政黨，不僅是代表階級？因爲還有別的重要元素，我們不能一概抹煞。譬如根據血統而發生的種族關係，便是與階級在政黨政治裏面，差不多佔同樣的位置，很難斷定誰比誰更重要。我想最明顯的例，莫過於美國黑白兩種選民的投票了。因爲共和黨總統林肯解放黑奴的緣故，南方的黑人，飲水思源，便都變爲共和黨的信徒？同時南方的白人，因爲反對解放黑奴的關係，最大多數都是民主黨的同志。這種種族的關係，對於美國政黨的組織，及其全國的政治，自然要發生很大的影響。

美國南方各邦的政治，種族問題成爲高於一切的問題。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無論是選舉候選總統，或是決定政綱政策，都不免要受南方各邦代表團的操縱牽制；共和黨因爲在南方的黨員很多，而全國代表大會，有一部分代表是根據邦的單位選派的。結果，共和黨在朝的首領，能以種種利益引誘，以操縱南方各邦的代表，使他們選舉本人，或本人所屬望的人爲候選總統。美國除了黑人的問題以外，其他種族團體，對於政黨的態度，也有大概的傾向可以看出來的。如德國，瑞典，挪威來的移民及其子孫，多是加入共和黨的。愛爾蘭人多是加入民主黨的。意大利人，有許多是傾向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因此，在美國你若是要去運動選舉，那麼對於各地方的種族團體，須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去吸收。若

你得罪了在某地方佔優勢的種族團體，那麼你在某地方的失敗，是無可倖免的。

在英國，種族問題，不但是在政治上佔一重要位置，並且以前有一純粹建築在種族關係上的愛爾蘭黨。愛爾蘭自從被英國吞併以後，宗教上，自己奉的是天主教，却是要納稅去捐助非天主教的英國國教；經濟上，自己是農業社會，須受英國資本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榨取；至於政治上，甚至連自治的機會也沒有。在這種被壓迫的情形底下，愛爾蘭在國會的議員，於是組織了一個純粹的愛爾蘭黨來奮鬥。

純粹代表種族的黨，不僅是愛爾蘭黨。在德國帝制時代，有哈諾威黨 Hanoverians，是反對普魯士一八六六年吞併哈諾威的；有丹麥黨 Danes，是要求將斯列斯維 Schleswig 退還丹麥的；有波蘭黨 Poles，是抗議波蘭的被瓜分的；有亞薩士黨 Alsatians 是要求亞薩士羅倫 Alsatice-Lorraine 兩州之完全自主的。

(三) 政黨與宗教

不能因為我們自己不相信宗教，便說宗教對於人類的行為，沒有力量。也不能因為中國人對於一神宗教的觀念很薄弱，便說宗教與政治沒有什麼關係。其實宗教也是一個大的社會勢力。牠在各國的政黨裏面，不能說沒有重要的作用。讓我們舉幾個例出來，便自然可以明白。

一九〇一年，法國有一所謂自由行動黨 *Action Libérale* 者出現。那時候正是政教衝突最烈的時候。所謂自由行動黨者，乃是上等資產階級的天主教徒所發起，其目的在調和天主教與共和政體。牠一面承認共和制度，一面要求取消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七年各種反對天主教的法律。牠雖然主張勞工立法，比例代表制度，及大選區制度等等，但是牠的根本出發點，總忘不了天主教徒的利益。

這種政治現象，不獨法國爲然；就是德意也有天主教徒的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德國所謂中央黨 *Centrum* 的產生。中央黨的基礎即是在天主教徒。牠第一反對急進主義。第二反對中央集權，第三反對教育脫離宗教。牠的黨員多是教徒，牠的目的，在乎衛教。牠在德國是一個很重要的黨。說到意大利的天主教堂與政黨的關係，更有趣了。我們大概記得馬志尼加里波的等愛國志士們，屢次進攻羅馬，想剝奪教皇的政權，統一全個意大利，沒有成功。一直到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時候，伊曼紐二世 *Victor Emmanuel II* 的軍隊才打進羅馬，把教皇的國土取消，同時給予種種的優待條件。在意大利政府方面，這樣辦法，可算是仁至義盡；但在教皇方面，仍認爲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教皇斐亞士第二 *Pope Pius II* 不但拒絕接受該項優待條件，並且宣告自己是一個「俘囚」，希望歐洲其他天主教的國家來援助他。然而此着沒有發生什麼效力，「俘囚」還是「俘囚」。到了教皇遼阿第十三 *Pope Leo XIII*，便下令勸所有的天主教徒，不要參加選舉，故意與意大利政府爲難。後來因爲社會主

義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膨脹，羅馬教堂爲抵抗此種險惡潮流，維持社會秩序，及鞏固本身地位起見，於是乃改變態度允許天主教徒去參加選舉運動。到了一九一三年，天主教徒竟有三十五個議員在國會裏面。除了反對社會主義及減少天主教徒的權利以外，天主教派還主張社會改良的政治，一爲釜底抽薪之計。這派到了歐戰以後，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才正式成黨。

英美政黨的宗教色彩，雖沒有法德等國的濃厚，但是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英國國教教堂的教士，便大多數站在保守黨的旗下。美國的天主教徒，總以加入民主黨的佔多數。一九二八年美國選舉總統的競爭，民主黨候選人斯密士 Alfred Smith的失敗，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即是因爲人家不滿意他是一個天主教徒。由此看來，就是到現在政教分開的時代，宗教與政黨誰又能說絲毫沒有關係呢。

(四) 政黨與地方觀念

政黨不但有血統的關係並且有地方的關係。現在中國是沒有民主政治意味的國家。若是中國到了真正實行憲政的時候，一班人民能夠自由參政，我想我們的政黨，所表現的地方色彩，恐怕要特別濃厚。你不信你去詳細觀察各派的基礎，便知同鄉觀念是維繫各派的柱石了。若是其他社會的利益，不管他是經濟的，種族的，或宗教的，集中在特殊的地域裏面，

地方觀念更加要根深蒂固。

我們先拿美國來說，南方十一省，有全人口五分之一，自南北戰爭以後，差不多完全在民主黨勢力之下。反之，東北新英格蘭各州，便早就是共和黨的勢力範圍。中部靠西各州，如威斯康新 Wisconsin，米西根 Michigan，伊利諾 Illinois，埃阿瓦 Iowa，賴布拉斯卡 Nebraska 等等，也是跟着共和黨的旗子走的。至於西方，倒是不很確定，有時傾向共和黨，有時也傾向民主黨；在美國政治裏面，這樣區域的劃分，如東，南，西；或較小的劃分，如新英格蘭，中西，東北，西南，沿岸，很有重大的意義。在各個區域裏面，的確有一種地方觀念。到競爭總統選舉的時候，候選人若是來自東方往往為西方所反對，若來自西方，往往也不受東方的歡迎，羅斯福的所以得全國同情，當選為總統者，有人說，因為他是東方之人，而具有一副西方的腦筋。

若地方觀念純粹起於一種愛鄉的感情，還不要緊；若感情之外，還有種族經濟或宗教的關係，那就更加牢不可破了。美國南方的地方觀念，其所以如此強烈，固然有一部分是感情作用；但是種族上有黑人問題，經濟上是農業社會，自然與工商化，沒有黑人問題的東北，是格格不相入的了。東西的觀念也是有經濟背景的，東方多是債權階級，西方多是債務階級；東方比較以工商業為重要，西方多半以農業為重要。所以限制鐵路營業，公司營業，及壟斷事業種種主張，多來自西方；而提高關稅，確定金本位等等運動，多發動在東方。極弗遜

Jefferson，甲格遜 Jackson 與 威爾遜 Wilson（一九一六年）三人競爭總統之所以能佔優勢，便在能聯合西方與西南，以反抗東方。

英國以前的愛爾蘭國家主義黨，不消說，差不多完全是限於愛爾蘭的。勞工黨的基本勢力，也多半限於英格蘭與威爾士 Wales的工業中心點。保守黨與自由黨的勢力，雖比較普遍一點，但也各有各的勢力範圍，蘇格蘭與威爾士，便是傾向自由黨的。英格蘭便是傾向保守黨的。所以在勞工黨沒有成爲一個大黨以前，有人說英國有兩個：一是北英，一是南英；一屬自由，一屬保守。假使我們把威爾士除外來說，我們可以拿川堤河 Trent River爲界，河北以自由黨的空氣較重，河南以保守黨的空氣爲濃。爲什麼有這種分別？當然不是純粹是地方感情的作用。我們還要知道，自工業革命發生以後，北方逐漸變成工業的區域，有許多新的問題要解決，如勞工運動，社會立法等等。這些都是促進自由主義的勢力。南方不但是沒有失却農業的背景，田主階級仍然存在；並且是海陸軍組織的策源地，一班官僚，富豪，商人的居留所；多數有名大學的所在地。這些在社會上都是佔優勝是勢力，當然不願變動，當然贊成保守。

就是留心我們中國的政黨，也可看出地理的關係。所有代表新勢力的黨，發動多在南方。前清的立憲派與革命派，現在的國民黨，共產黨，及國家主義派，分析起來，都是南方人佔多數。只有軍閥勢力，是在北方生長的。我們的情形，剛與英美相反。英美南方尙保

守，北方向自由；我們倒是南方向自由，北方向保守。

(五) 政黨與家庭

一九二八年美國選舉總統，競爭最激烈的時候，有一次我問一個美國朋友，他將來到底投那個的票，共和黨的胡佛嗎？還是民主黨的斯密士？他毫不遲疑的答道：「自然我是選舉胡佛的，因為我的祖父是共和黨，我的父親也是共和黨。」由此看來，他自己不但是共和黨員，並且是一個「遺傳的」共和黨員了。這種「遺傳的」選民，據麥利安教授 Prof. C. H. Merriam 二十年的觀察，在美國約佔百分之六十五至八十五，影響不可謂不大了。

為什麼父親是某黨，兒子大概也是入某黨？當然不是真正遺傳的關係，好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原因大概是小時候，因為家庭的關係，父母所說的，所做的，所交接的朋友，所發生的利害，都是與某黨有密切的關係，小孩日染月習那有不跟着父親走的道理？等到大了，知道用理智去選擇的時候，可是政治的偏見與習慣早已養成了，除非有大的變動，要把他改變色彩，是不容易做到的。據人調查，美國兒童由十歲到十二歲的時候，即有發生黨的觀念的。譬如一個十歲的孩子，遇到選舉總統的競爭，跟着他父親去參加共和黨的游行，耳聞目見印影深刻，他大概以後是永不會忘記共和黨的了。同時若是他父親是一個民主黨的信徒，帶他去聽民主黨領袖的演說；完了之後，忽然那個領袖大人物下台來與他握一握

手，他受寵若驚之餘，恐怕要決定從今以後，爲民主黨奮鬥了。

自從婦女有了選舉權以後，這些太太小姐們，到底投那一黨的票，所贊成的是什麼東西，是否與男人所投的票有相反的趨向，倒是很可注意的問題。據英美各國的經驗，婦女的票，並沒有一致的傾向。他們多半是以丈夫的意見爲意見。如果她的丈夫是共和黨，她大概不會贊成民主黨的。如果她的丈夫是民主黨，她大概不會加入共和黨的。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第一，因爲婦女的意志，比較薄弱，容易改變；第二，因爲夫婦感情的關係，政治上的意見，容易求得一致。所以婦女參政，在歐美各國，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影響。婦女的票，大概與男人一樣，根據階級，種族，宗教，地方等等關係而定。

一個人的入黨，與其他行爲一樣，多半是出於感情的作用。等到加入之後，人家問他爲什麼加入某黨，他便可以舉出許多理由出來。這些理由，多是後來想出來辯護自己的行爲的。兒子跟着父親投票，太太跟着老爺投票，當然多數是因爲家庭感情的關係；但是你若去問起他們來，他們大概不是這樣承認的。

一九三一，八月，廿四日。

村 治

第 二 卷 第 五 期 出 版 了

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梁漱溟
剿共聲中的大水災……李樸生
從中國農村經濟說到中國農村教育問題……(續)……鄭震寰
中國的農民運動……李育文譯

C. C. Y. 與農業運動

各省農村經濟與農民運動……李育文譯

山東的農村經濟與農民運動

鄉村狀況
江蘇沛縣鄉村述概……郝心亮

鄉村運動消息
江蘇農行發展近訊——薩托人民完成民生渠運動——浙江合作運

動一覽

特載
合作社之社員資格及信用合作社之目的……黃明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八日出版每冊零售一角

訂閱 全年二十四期大洋一元四角郵費四角
半年十二期八角郵費二角

優待民衆團體教育機關及各省市黨部直接訂閱

發行處 北平西單牌樓舊刑部街四十號村治月刊社
電話 西局一四七。號

各省市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教師與學生

Teacher And Student

H. J. Laski 著
胡 毅 譯

(一)

大學的使命，不是把學生造成知識的源泉，也不是使他們事業有成就，而是在使學生明白事實是怎樣才能成爲真理。無論教的是歷史，化學，或工程，只要能作到這一層，所講的是什麼，并無大關係。因爲所注重的，是怎樣能使某一部分知識經驗與宇宙大體聯繫的方法。這方面的訓練，以養成懷疑的習慣爲起點。學生若不會懷疑，決不能明白。他必須在一種不偏倚任何信條及利益之學風當中，自己努力去求得真理。他一定要懂得信教，非神，急進，保守等態度，都不一定是對的。大學與這些派別無關，不管他們誰是誰非，也不問誰勝誰負。大學只是給學生一種爲學的習慣，去從哲學方面權衡事理的眞值；以及養成一種容新，能辨，及中庸的態度。若是一個大學生能有這種品格出而問世，大學教育卽有功效。

一個大學，因爲要包攬學術全體，把各部分知識蒼萃一堂，所以大可矯正觀點上之偏差。法律與經濟不能分家，神學離歷史便無意義，都是淺而易見。於是求學者就明白學問原是「無縫天衣」，現有界限不過是我們整理事實的權宜方法。在這種空氣之中爲學，卽庶幾

可免專家及專業家常有的狹見。專家在本行之外，多不思想，雖有學問，仍欠聰明。專業家則按規行事，從不追究根本假定之真偽，有習慣而無思想。世間多少不幸事，根本皆是由專家或專業家造成。

但是學生決不能在學術全部之中去亂撞，因為他無法走遍。我們也不能說那一部分特殊知識是他切要學習的。他要學的是思想的方法，而大學教育就要設法使他有那種訓練。故此在所用的辦法中，一面須免去由過分專門而得之狹見，一面須訓練學生去審查各事之真偽。換句話說，就是要免掉養成不思想的專家或專業家的危險。

這種工作，都非輕而易舉。我在大學教了十五年書，只不過是更覺其中困難之多。據我看來，教書一事（大學是一樣）的艱難複雜實在任何職業之下，因為你是在謀心智上的聯合，而心智根本就是特立各殊，你教學生以概括類推的方法，而他們却不大明白其中的危險及分寸。對於一班熱心求定理的青年，你却要告訴他們隨得都有錯誤的機會。你知道不顧到品格是不能訓練智慧，但是求知道你所要訓練的品格談何容易！對於一多部分的學生你只能有個局部或模糊的印象，因為作教員的人，只能得他們一部分的時間及一部分的注意。所能有的關係，頂多是僅着邊際而且破碎支離。每個學生都養成了一些觀念，信仰，希望，成見等等，但是你這教書的并不知道。你決不能每個人都去細查，即是考察一個人，也不見得有機會。你不能像「愛未兒」中的教師未教一個人。你從來不會充分知道你所引起的疑點，所

養成的主見，及所遺留的缺憾。像詹姆士 James，格林 T. H. Green，推雷 F. Turner，柯恩 M. Cohen 等在大學教書享盛名的人，關於這點我相信也沒有多話說，不過講他們是失敗得很漂亮罷了。但是怎樣可以使我們至少能有一個漂亮的失敗呢？

(11)

以下所言，可分成三段。先說要教的材料，次說怎樣用那材料去教，再把適合大學使命的教員作一分析。所講的都是專就人文科目一方面立言，道理是很簡單而且很充足，因為我的經驗是限於這一部分。但是從與同事的討論看來，彷彿我要講的這些原則在科學方面也未嘗不可應用。

首先要說的是材料問題。我覺得所學的範圍，一面要寬得能表明該科的幅員，一面要窄得能在其一部分中作點透澈的工夫。我們所要訓練的是心智習慣，而不僅是訓練記憶。學歷史的不能忽略政治經濟，治文學的要涉及歷史及方言。研哲學的也要知道科學方法及某種科學的原理。讓學生在學術全體之中去亂撞（許多大學中仍是如此）是最不好的辦法。有些大學中間，化學，東印度方言，美國史，美術領略，等科，在計算學位的積分上都有同樣的價值。有些大學中間，學生在指定範圍以內可任意漫游，結果只是記得其中幾個高峯的名稱而已。這樣的人，可說是嚙嚙知識罷了。他的心智組織，就像婦人會中的熱心會員。她可以

由十次演講中得到文學上，政治上，或美術上她所需的知識。但是在大學中這樣辦，却是對光明的莫大罪惡。

在任何學科之中，學生都應去直接求得其中要點。學到莎士比亞時，要去讀莎士比亞的書，專知道別人講莎士比亞的話是不夠的。學政治思想史時，要直接去啃柏拉圖，亞士多德，洛克，霍布斯，盧梭的書。若是認識了這些人，而背不出教科書上的那一大套名單，也不見得吃虧。學經濟的，應去讀斯密亞丹及李卡多。這樣比從第一流的教授指南中去背定義，要多得益處。在組合材料時，最要緊的是要使學生與構成學術文化的大人物接觸。叫學生去啃，是不容易；但是常讀名著而解決許多困難，較之只看懂他人節述名著的文章，是高出不知若干倍。大學教育之癥結全在教科書。除開最好的學生以外，人人都只讀教科書，而只有他才得到了那個健全心智的訓練。除天才外，思想方法總逃不出大思想家的方法，教科書無論是怎樣好，總是夾在大思想家與學生之間，而成爲一種引誘及幻像。

講到材料，決不能離開時間問題。大學生只有三四年來求學。在這樣短的期間，除根本訓練外，講不到其他。所以我覺得一切專門的預備或是裝飾一類的科目都應老老實實刪除。編劇，會計，音樂欣賞，演說，等等科目，在大學基本訓練上，毫無價值。就本身講，這些科目，並無可指摘的地方。若是當作大學教育中之必需成分，那也就難講出道理。說大學生應知欣賞音樂或明白會計，未嘗沒有理由；但是那些理由與大學的基本目的，並無密切關

係。這幾方面的知識增加，對心智思想上，無甚更改。這些學科，並不訓練整理事實應用原則的能力，而養成這種能力確是大學之目的。學過演劇的學生，可成爲好演員或編劇者，但是犧牲了一些基本訓練。多數的學生，還是別有目的，想容易畢業，去獲得那些社交上及經濟上的利益，他們是受了大學之利，但是却把大學的目標流露出來了。

(三)

選擇適當的材料，只是問題之一部，我們應去研究教的方法。大學中所用多爲演講法，間或加有問答。教師例將某題加以闡發，學生各作筆記，並在有關係之參考書中閱讀。有時另組成班次，與演講者或代理人解答問題，討論困難，以求了解之透澈。有時亦作短文，得教師之批改。

某種演講之有價值，是毫無疑義。有人生成是能引起學生對某學科之興味。有人能將繁複材料加以分析，使學生知推理總括之法。有人能使學生滿貯疑團，非待想出道理，無以自安。這幾種的演講，都是大學方法中之重要成分。

但是這種演講，實不多見。多半的只是照書重講，節省學生時間而已。許多的演講，是搬出一套道理；學生若是不聽的話，就只好自己吃虧。我以爲演講的使命，要有下列三者之一。(一)使學生知道此題之重要，引起他個人的考查。(二)有書中找不到的新材料或新

觀點，使舊事實因新看法或補助，而有新氣象。(三)在舊材料中引起問題，使學生自謀解決方法。缺乏這三種目的之演講，在真正教育歷程中，沒有地位。

專靠演講，決不是完滿的教法。討論或作文的補充，都非常重要。英美教育問題之樞紐即在此處。能由演講得大益者，必是非常之學生。一班的學生，若無機會常與學者接近(由文字或談話兩方面)，即是聽了最好的演講，亦難得有持久的益處。討論的班次，人數要少，而教者必須是第一流人物。教授專門演講，讓助教去主持討論班，不是辦法。與真正學者談話半點鐘，較之聽他演講十幾次，可使學生得益多多。心智訓練之精采，即在讓一個思想家顛來倒去，循環問辯，看出自己的毛病及想不到的困難。這種工夫，助教很少作得好的。即算其能努力作到，但是學生教師仍然沒有個人的接觸，若是教授與學生有個人交情來作教育的根基，那種教育，就比教授只每週登台二三次的，要高出十倍以上。

(四)

文字方面的工作，更是重要。有些大學中間，只有短文，或是一些事實問題的答案，去查考學生由演講或書本上得的知識。兩種辦法，都無意味。兩二頁的文章，加了一句簡單批語，看不出什麼東西。應該讓他作一點大規模的思索；讓他去對一個像樣的問題，找一個有條理的答案。所交的文章，應該一句句陪了他讀；文詞的毛病，思路的漏洞，材料來源的不

妥，都要一一指出。教者對學生所言應持極端批評態度，叫他指出理由的根據及事實的來路。凡是曾經拿過一篇文章，興興頭頭去見一個牛津導師，而被拷得垂頭喪氣的，都承認那一個經驗是他一生經歷中最值得紀念的，哈佛及普林司登也有作這種工夫的導師。士瓦模的榮譽學位中也有類似的情形。但是除牛津劍橋外，一班的英美大學都缺乏這種經驗。因之就缺少，大學中最好的訓練。

專求簡單事實答案的短文，等於白費時間。除開考試最低等的記憶力以外，毫無功用；而那種記憶力並不是代表學生的程度。這種文章，既不展開他的見解，也不叫他自己辯論，假設，推理，證明。對於一種行政人員，想把學生照昆蟲學家釘蝴蝶的方法一樣分類的，這種考試誠然有用。但是對答題的學生和閱卷的教師却是有害。因為這種方法使學生用回憶來代替思想，專重事實的本身而忽略事實的意義。教師也因為有這個容易辦法，就不去了解學生。應該懷疑的地方他也相信了，要他實驗的他就呆作了，根本上就使他忘了學生還有個性。這種可說是工廠式的教法，用來製造多量的機器人當然很好；假設我們想用來訓練人去思想，那就危險萬分。

關於這一層，我的話可分三段。對於引人入勝，介紹新說，引起懷疑的演講，當然承認其有價值。只是替代書本，或是專門說得簡單的演講，就實在不見其有何用處。大學是促進心智成熟的地方，無需空撐門面。但是僅有演講，而無最努力的討論，仍是虛空。學生學思

想的唯一方法，是把他的想法去與教師的相比；去學習怎樣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和解釋有意義的答案；去在明顯的當中找難點，而由不可信之中求真理。讓他如同進了一學問上的叢林，非靠自己尋出一條通路不可。這種工作是什麼大學中最高人物的責任，若是作得不到時候，不啻是自損其演講的成效。文學工作之需要仔細批評，也是一樣道理。普通教育中間，應使學生知道怎樣組合材料使意義顯明，解說明晰是怎樣艱難，辯才及邏輯有那些危險。這個何嘗是呆板的機械工作。教者必須異常機靈活動，才能勝任。叫第二流的人，或是學問不到功的人，去負這責任，就是誠心不讓學生看見我們所要他走的大路。

(五)

在此或可提到兩件有關係的事情。若是一個大學在學生中間沒有引起熱烈的討論，或是對書籍的研究，那大學可算是失敗。若是大學無法使學生覺得隨時都在追求真理，其組織中必有毛病。在大學的時期，應是心智方面刺激最豐富的時期。這種情形是否存在，由學生的課外習慣中最易看出。我以為大學應設法造成一種環境，使學生易於彼此談論學問。一方面要多有辯論研究的會社，一方面要有宿舍，讓學生在一處吃飯，一同談話，一起思想。正如同函授班次不能擴充成為大學，散處千家的大學生，斷難得大學之真諦。所以我覺得哈佛的「校中設校」的辦法，若能得當，必可開美國教育之新紀元。

第二點是說研究好書的需要。首先是要對教科書表示不滿意。枯守教本的學生，收了許多事實，從無某種見解，食而不化，讀完了大學還是眼界未開。因在教科書中，要求其能將本題各方面闡明，有懷疑及批評態度，能引起思索，實不易得。這些學生必需的經驗，只從名著中才能求得。從另一方面講，可說到個人涉獵的習慣。學生應該曉得念書，而不只把他看成功課；應該看到那些名著本身的價值或興趣，不要只注意求考試及格的東西。我曾見過一個進大學三年還沒讀過 *Pride and Prejudice* 的學生，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所學是歷史而非文學。照我看來，大學之是否有效果，即在其是否能引起一種對於書籍的廣泛好奇心。這層作不到，就難使學生自己在學問中去找出路。能得有自好文學的學生而教之，是我教書時莫大的榮幸。

(六)

大學的程度，根本是與其中教師的程度成正比例，不過好的教師却是少見。他的人格，必須在所授學科中表現。一面注重真理，一面審別善惡。一面日求新知，一面整理舊材。最要緊的，還要有陶冶的天才，能由所教的科目去認識所教的人。有了這種人，學校只能景仰感激，至於他的主張是否危險，他的禮貌是否週全，衣飾是否整潔，行爲是否奇特，觀念是否古怪：都應一概不管。大學的唯一責任，就是將他留住，使他工作安適省力。大學之真精

神，不在建築，書籍，或學生之增加，而在其所有的好教員。至今我們還說 F. H. Green 的牛津，Maitland 及 Sidgwick 的劍橋，或是 James 及 Turner 的哈佛，Becker 及 Young 的康奈爾，Dewey 及 Beard 的哥倫比亞。這種看法，實得此中三昧。

在大學教書的人，也同其他職業中的人一樣，多半是中材的人在想上進，而我們就應該幫助他們上進。在這一點，有三件事應留意。第一，經濟報酬應能保證相當的舒適，使他不必要去作教科書一類的工作，或是教暑期學校，以致損害他的精神上的自由。第二，資格方面應有合理的標準。以學位為準則，是一種呆板方法。得博士的人，或有許多精細的知識，但是大體上不一定明白。若是我們看出一個真有能力熱誠的青年教師，頂好是在他三十五歲以前，給他一個那門科學的講座。否則我們必是專以日月來計經驗，等他有一門科學在手的時候，多年的下層工作已害得他不宜創造，不能計劃了。第三，行政人員，不應高壓。若因規章系統的原故，講學變成呆板，則成效必減。目錄，報告，考試，規定的課程，重疊的委員會，都是喪心滅智的把戲。忙碌的當局，當然是喜歡這一些整齊，規律，呆板的東西，因為可使他掌權來高壓一班教員。能教書的人，最要是自由；而大學行政者編寫創出無數的規則，條文，方案，把學生及教員都納入習慣之下，永無心智方面的自由。但是大學之設，却又是促進這種自由的發達。所以大學之是否辦得得當，只須看行政方面是用輔助，旁觀的方法，還是一種干預高壓的方法。

(七)

每一教師有三大責任，繼續研究，頭腦清新，與學生做朋友。三個責任都很重要，而且都頗費力。繼續研究，並不是說連翩出版。現在流行以出書多少為評人標準的辦法，或許就是使教員程度低之一因。對於公事冗繁的當局，這樣簡單的升遷標準，當然省事，但這標準表示的是什麼却難明白。一個人著書的時候，至少是要覺得他所要說的，需要其他學者的批評，能增進知識，才好付印。我以為研究的意義，至少有一部分是指審查該科之基本原則，以及解答那些原則所引起的問題。以往五十餘年中的大學者，如 Acton 及 Turner 等，著書不多，但是他們學問淵博，能引起根本上的問題，所以能夠影響當時他人的著作。照這樣講，教師每人都應研究一個有價值的題目，而用由研究得來的眼光去增加所授學科的意義。這個工作起始愈早，他的教書成績就會愈好。

(八)

第二件事，就是教師要保持他頭腦清新。所有他的演講，談論，批評，決不能作成爲一套公式，每年嘔出來給一些學生聽。要免這個毛病，休假的辦法，是首先要緊。一年到頭，年年如是的教書，沒有機會緩緩自省，當然易變陳腐。所教漸無精采，也無法自得新力。休

假的一年，可以遊歷，研究，或是看書。無論是作那一件，總之是讓他有一個因為要保持教書效力而不教書的較長時期。這種經驗，無他法可替代。除此以外，教師應時常在其學科邊界上探討，免除過分專門之危險。一面要細究其內部，同時也要顧到與他項科學之關係。求達到目的，並無一定方法，因為習慣皆是因人而不同。柯恩由研究法律而使其哲學宏深；華納因曾供職倫敦市政府，遂有敏銳之政治眼光；霍布浩因執筆政及作工業交涉，遂立英國社會學之基本。許多方面之訓練，皆足以保持頭腦清新。無清新之頭腦，或可得有淵博之演講，但決難看出聰明。

還有一點，較為難說。教者不但需常時將所授材料變更，時間上也要更動。一個人老教一樣東西，易流於呆板；進行的方法，解釋的層次，都成了定律。早年我有個教英國史的事，講那個時代歷史講了十五年；每年學期終了時，講演底稿一古腦兒都進了銀行保管庫，而下年的工作於是又不成問題。結果是在教書這一邊，他對那學科是再不想了。對於新的材料，新的看法，他老兄是閉門不納，因為去了解，吸收那些東西，未免費事。他覺得所教的已經不是什麼原則或問題，已成了不可侵犯的教律了。在時間分配方面，差不多也有同樣情形。學校把一年分成幾期，我們也就把學科分成照樣的長短。大學中之需研究與修改者，這層或是最為急切。習俗中之強迫上課，積分畢業，都是不良現象。牛津劍橋早就不強迫學生去聽演講，哈佛及士瓦模也有這種趨向。但是我們還要再進一步，一面要使學生自己負責去

決定到那些演講，一面要使教師不必把他的演講看成行政上的單位。一個在假期中得了不少關於盧騷的心得的教師，把他認為有意味的材料講兩個月，比講半年老話要對學生多有益處。蘭客Ranko慣常在演講的半途，縱談他日內所閱的新書舊課而能引起學生興趣。此種辦法，大可做行，因為能刺激教師之書，必能啓發學生。

(九)

教師的第三責任。是去與學生作朋友。儘只有呆板的師生關係，教育決難成功。下課即出教室，只在辦公時間接見學生，出校門即斷絕與學校關係的教師，都使學生不能得真正的大學教育。專從那種關係，是無法知道學生的究竟，思想和志趣都無從露出。真能引起學生向上的教師，都是把他自己家庭作學校之附屬，他的生活也沒有不可告學生的。他與學生交際，談話，讓學生知道他是熱心幫忙。這種辦法要廢，許多精力及時間。但是學生教學的教師，大可由學生的敬愛中得無窮的學問及安慰。至今有多少學生，講到哈佛，就只想到禮拜一的晚間，二三十人圍看柯別Copey，怎樣由他的友誼熱誠，漸漸大家都感到教育的奧妙。

(十)

前面所說，多是指大學本科的普通訓練而言；職業專科方面的人員及方法，另成問題。

我所指的是一些基本訓練，一種辨別虛實的能力，對於學生繼修學業或入世謀生都有莫大益處。這些訓練，不見立時能見有驚人的成效，而大學的使命，也不是在去追求成效。這種訓練之成功，是需要紐門 Newman 所說「堅忍和持久工作的遲緩而深刻的勢力」。同時也根據兩個假定：（一）教師自己看得起他的工作，真為教育而教書，（二）學生不為學位的實利而求學。然後才能增進對學問本身的興趣，以及非真理不能滿足的好奇心。文化中的精采，何嘗不都是前人這樣的好學與這樣的好奇得來。

一條河流般的憂鬱

儲安平

這幾天的天氣真糟，糟到極點了。像一隻快要斷氣的懶貓，你不知道你自己該說它是死了，還是還活着的好。在幾萬片死魚肚上的灰白的鱗片似的雲層裏，偶而漏出幾線淡黃的陽光，可祇一轉身，又仍然擺出了一付十足可怕的臉色。當真說下雨，又沒多雨點落下來。祇是弄得滿處都濕，像一個襁褓的孩子，叫你見了嘔氣。

然而比這天氣更壞，更沒勁的是我近來的心境。我從來沒有像近來般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了那樣不可療治的病態裏過。我不明白究竟是爲了那一點，也沒有理由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回答這問題。即使因爲早年就沒有父母，對於自己從來不向誰訴一聲苦的我，前次也接到了家裏來信，說對我不放心得很。雖然過移又懊悔何必去多嘴，但畢竟關漆的生活太使我透不過氣來了，我寫信給伯父，說近來身體和心境都壞到極點，似乎壞到無可收拾了，我不再覺得有充分的理由還要讓自己再生存下去。家裏來信勸我還是回家休養休養吧，但我覺得回去了未必心境就能好，而且也許會變得更壞了。這身體，不是一年半載會得變成健康的，換一天算一天吧，我說，要是暑假裏能上山裏去住兩個月，也許可以好一些。

我這個人以前是很積極的。對於自己的將來，作着若干偉大的夢。我不願意讓自己的生

命那樣隨便地在這個世上消滅。但近來，這兩三個月，我的思索裏着漸沾上了一層灰色。我好笑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覺得一種動關的念頭在自己的心上漸漸芽長起來的危險，一方面又充分地任它芽長去。人是有些小聰明，我告訴着這樣說，不能完全說低能。但是種種不可避免的幻滅的靈感，一天天加多地向我襲擊過來，爲逃避現實的折磨，我該趕快去栽培一種勇氣來結束我這可憐的小生命。她來信給我一許多勸慰，自然我得謝謝她的好意。她說現在這中國需要着我這種人，我的故鄉也需要着我，我的家庭更在熱望着我的出頭，朋友們也在祝福着我的發皇騰達。我不該太自棄了，我不該太將自己的前途踏踏了。爲什麼近來不再能在紙張上領受到我活躍的氣息了呢？每當她接到了我的信，這些充滿着憂和愁的信時，她也很感動地引起了她自己的傷心。她說，她不明白爲什麼讀了我的信後，會那樣的沉默。她該知道她自己是在思索些什麼呢？她揀了一許多好話，裝在信袋裏送給了我。對於這恩惠，我實在不再能吝嗇我自己對她的銘感和愛了。說中國和故鄉需要着我這種人，是空話，但我家裏的確在熱望着我的出來。我自己也想，爲了死去的祖母和母親，我不能忍心讓她們的靈魂感到一種不安。自己還正是一粒芝麻剛開頭，真的這樣將自己毀滅了也可惜。但是我不能太爲了別人的希望，就全將自己放在痛楚裏挨。我沒有這力量一定要自己這樣幹。況且一了萬了，失去了知覺之後，「可惜」之感，也便無從憑寄了。爲了這樣，我覺得就讓一切以前做過的夢都丟下了大海裏，一切不可忘的回憶都消失在白霧裏，這小小的生命所給予人們的印

象，也讓它在時間裏淡去了吧。蛻脫這苦惱的氛圍，爲着自己的實惠，我真想這樣了結了我這短促的一生。

自然這祇是一些正在打滾着的思緒，我現在還並沒完全走上了極端的厭世的頂角。生活雖然使我落在沒有一絲彈性的爛泥裏，但朋友們却還能時常從我的酒渦裏找到笑的痕跡。許多人因爲一種壓迫，到無可解救，於是去死；但爲了逃避精神上的折磨，願意放掉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物質的享樂的也很有。這一種念頭要是在一個人的心頭一栽養到成熟，除非真有天大的力量跳進他的心，一切挽救，皆爲罔效。雖說真的要決然毅行的時候需要一種大力，但你能說，這大力，在某一時期並某一事件下，你不能充分地使你自己得到嗎？

人是不該太聰明的。太聰明的人，固然有他別人理會不到的樂趣，但同時也就有他別人理會不到的痛楚。我得承認我自己的感受力是太強了，我一天到晚完全在幻滅和空虛裏呼吸着。我是一個神經質十足衰弱的人，不能過分的抽煙，過分的喝酒，也經不起極強烈的震動。然而一天到晚是毫不愛惜地在浪費着自己的腦力。我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要那樣的不懂得去珍重自己。每天很早的就醒了，好像我的眼部構造和別人有什麼不同一樣，無論隔夜睡得多遲，祇消天一亮，我便不再能讓自己在夢裏多逗留一分鐘。人家是醒了之後，一許多事情才跳上他心頭的，但我却是像先有一許多事糾纏在腦子裏，才想轉來的一樣。我常常會憑空做下一許多文章。我相信這一些用腦汁在空中連構下來的句子，都比我寫在這一些紙上的

更要華麗，要生動得好幾倍。祇要偶而一件極小極小的事跳上了我的心，我便不能再多睡一回了。躺在床上則亂想着許多事，像一座磨，一許多碎屑跳了進來又滑了出去。這些自然都是最傷身體的，但我完全沒有辦法去收拾它。

我常常爲一許多極瑣小的事，不自制地悲傷着。看見好山水，也會流下淚來，一切爲旁人所引爲非常滿足着的事，在我感受來是依然失望的。一個人不能不尋出一件適合於他的事來安頓他的心靈，但近來便沒有一件事令我高興。我怕去翻一頁書，寫下一個字。生活裏像有着無數萬個缺陷，成天地徘徊在孤獨裏。跑上了樓又想下去，在草地上看見春天也祇悲傷。我不明白自己該怎樣去安排這個身子和這顆心。我又不愛上跳舞場，不愛去戲院，有許多可以來麻醉我的消遣，我全不愛，這些自然都是生來使自己應該更多受罪，誰叫你不能將你的趣味更遷就一些呢？一天到晚在祈求着一種刺戟，但又沒有一件事能令我忘去自己的苦惱，近來我常常想去看一些卓別林或羅克的影片，我想別再太傻了，有機會，還是化一些錢去買幾小時的歡笑吧。但爲怕在片子沒有開映前一個人坐在院子裏的寂寞的襲來，也仍然使我懶得動。近來連報紙都不很去看；我一天一天地頹唐下去了。

爲了這樣，苦幾次寫信來勸我。這自然因爲彼此有一些小小友誼，我不該完全諱隱說我不需要她給我的安慰。她上海來看我了。前幾天，但是像一陣清風地來的她，也終於又像一陣清風地去了：沒有收到她的好處，却受到了更苦惱的折磨。那自然也因爲天下雨，她又

是那樣的忙，我不該有一絲怨恨。世上的人情原都是假的，要是你自己沒有力量去推倒你自己的命運。你得勸你閉上自己的嘴。我也曾經好好的安排下一些日子等她來，但雨絲祇給你織出一個惆悵的夢；她走了，她走了，她在我夢裏走了。

我不能當着Gorky的面問他怎樣能說出這樣一句話：女人是頂壞又是頂好的東西。有許多青年的人，爲着女人在鬧死。什麼都懶了，不能寫下一句詩；這似乎成爲一種世紀病般到處都播散傳染着。我近來的心境壞是爲了女人，但我也不能完全諱隱說不是爲了近來的生活裏缺少了這一份食料的緣故。

朋友們也從來沒聽見我嘴裏吐出那些苦惱的字眼過。是在一個陰沉的黃昏，和幾個朋友在路邊散步。黑夜不能給我更深的懼怕了，星星沒張開她們的眼睛。我頹然地靠在一株梧桐樹上，遠處的柳絮，慄慄地飄落到我頭髮上來，天像真要將我弄成完全不像一個年青的夥子了一樣。他們聽了我的話，落出了一次不自制的沉默。從一個素來不染一些些厭世觀念的人的嘴裏忽而聽見一許多可怕的句子，似乎祇有沉默才能表示出他們的驚訝。他們說准是爲了一些 Love 的勾當，這自然我不該承認。我寫信給家裏也說，一個人的心境，壞是無數個因子漸漸地湊成的。在這兒，我該說到一些成家入世的話。每個人對於他自己懷有一個最高的奢望和極低的遷就。將生活放在極機械極有規律的格局裏，是一許多人的願意：維持一個平凡的一生。另一部分便不作這種安排。我自己得算入後一種。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他自己

已究竟想飛到多高。天地是那樣的，大到可怕。一許多正在呼嘯着的人們，你不知道他們在你心頭又得到多少崇拜和藐卑；然而他們的活動也得讓人家知道已足夠不容易的了。機器的騰達將我們對於生活的胃口提得夠高。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你，怎樣憑兩隻空手去造成你夢裏的偉大的功業和華麗的天堂！你也不能去問一問你自己的命運，問它你有沒有這個命運可以使自己努力去將那像一隻沒柵欄的馬的「現實」牽進了你理想的柵欄！

這些都該算是很渺茫的事。在對付這當前的困惱都感到偏促之中，還要抽出功夫去想那些不可知的事，我該承認完全是自己尋上身的罪孽。一個朋友說，像落在水裏般祇向下鑽是不行的。人單儘天地在盲想，夠危險。因為這裏可以使你得不到一個解救。我該快些去找一些書本子來看，靠書本裏的東西來抗禦那些外來的襲擊。這是一句頂懸直的話。如其環境不能變換我生活的情調，我祇能用理智來解救自己了。但是實際上我近來對於一切事都怕，讓一切都停頓着。書本上的灰塵漸漸地在加厚起來，我委實沒有一絲膽量去找什麼哲學來讀。似乎自己也真不想去收拾這潦倒了。身體是壞到極點。常常心痛，而且鬱塞得利害。成天困倦着，我真不能告訴你每天睡眠要佔去我多少的時間。是明知這樣，我該更其去愛惜自己的身子了，然而不能。我爲着一許多事在空煩心。人生來就不是能閉着眼睛裝做不見的人，心上怨恨也祇該讓自己知道。偶而吐一兩口血，心腸硬一硬，也便不去給以悼惜了。

這兒的地方又壞，壞到無可形容。簡直比牢獄還精，比墳墓還可怕。我成天地咒咀着。

沒有勇氣立即走開這地方，然而又真恨透。沒有一塊地方我想能比這塊地方更使我咒咀的！全沒有一些生機。全沒有一些蓬勃的氣象。一切事業都使你聽了來氣。我懂得一許多人很情願地逗留在這兒是在等着些什麼。朋友少得可憐，祇有忍住氣才能稍稍和他們敷衍幾句。像這種環境真使我怕再留守下去，我真願望自己能立刻離開這座文明的牢獄。

.....

真不敢再想下去。一切都使我怕。季候是壞到這樣，這十天來我沒好好吃下一碗飯。看一看天對它白一白眼，它照樣的似乎在想逼死我。全沒辦法。人生就是那樣的 *Sentimental*，母親給我帶來一付容易感傷的氣質。憂鬱像一條河流般在我心頭流過，沒有停的一天的希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還應該想一些方法來收拾我自己。昨天茜又有信來，說不知我究竟需要些什麼。誰能夠救我呢，她說，真是個可憐的孩子。說可憐，也真是自己活該。對於她的溫柔，我是無法拒絕的。但是我怎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又告訴她，誰能夠救我呢？

傍晚時拖着枯瘦的身子在路旁邊散步，籬笆裏已經畫上了很濃很幽邃的綠色。樹木到處繁長着，像一個人頭上長久沒剃的頭髮一樣的懶散。景色完全是個初夏了，那是說，又一個春天放跑了！

一九三一年柳花紛飛時在上海

文 藝 月 刊

本期要目

祈禱……插畫……	林徽音女士
關於新台爾夫人的「文學論」……	杉·捷夫
「開瑪爾的花園」引言……	章叢蕪
最後的審判……	巴友
友情……	謝冰季
詩……	李堅磨
砂丘日記……吉田絃二郎	終一
珂蘇庫爾拍趣和美女鬻揚……	魯彥
奶媽……(續完)	袁牧之
諾曼地印象記……	洪素野
插畫三幅	
賴伯克西尼的女孩……霍桑	侯樸
犧牲者……尤利·巴海	鍾憲民
窄而霧齋閒話……	沈從文

▲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零售每本三角▼

第 二 卷 第 八 期

打酒

徐轉蓬

許多人這樣相信：說××的兒子，那才十三歲的錦松，在山河鎮上的一家店裏做掌櫃。其實他不過在那家店裏做個小夥計；從小夥計升到掌櫃，尚該許多日子和許多努力。他的身份雖是和掌櫃隔得很遠，可是在做事的能力上說，確夠有做掌櫃的資格了。他有一種獨特的天才：能很純熟的引用珠算，算賬時靈活，敏捷，無論怎樣一筆大數目或是如何小的一筆小數，一到他的手上，決不至於有錯誤發生。這種本領是他父親的祖傳，他父親是個商人，以算賬著名。一向在這家店裏做掌櫃，直到前年死了，於是他跟着進去了。從父親死後，父親生前所用的一把小小的紅木珠算，也就變成遺產，遺留給他了。他整天在珠算上用功夫，老是好像在計算着什麼似的，人們看見他這情形，有的說：「就世界上的一切都被你預算了。」可是他除了計算一塊錢，可以換多少貨物外，並沒有計算到世界上別的事情。

店裏一共四夥，一個有花白鬍鬚的紅眼睛的老人代替了他父親的職務，二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是夥計，在年齡上，他最小，在職務上，他也最小，店裏一切抹桌，掃地，擦水煙管，客人來送煙點火的事皆他做，因之，他們喊他「小夥計。」以後「小夥計」三個字就代替了去他「×××」的正名。

山河鎮是個小地方，除了市日，生意很冷落，一家店裏有上三四個夥計就夠有閒了，閒下來，店裏的規矩，只允許大夥計躲在角落裏打瞌睡，可不允許小夥計安靜的坐一刻，錦松只好整天支着兩手伏在櫃台上，看街上來來去去的人，聽他們在街頭談天誤日子。

在小鎮上，進店來買東西的人，大半是婦人和孩子，他們吃完早飯，上店來買豆腐，打酒，爲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預備午餐。傍晚，上店來打火油，預備晚上點燈。也有許多中年婦人懷裏抱着嬰兒，手上提了滿麻袋的糧食上店來的。當這些婦人進店來時，收貨付貨，稱稱。都該格外當心，她們到處要佔便宜，個個很能幹的和你爭稱花，辨貨色，講價錢。她拿出一文錢，付給她二文錢的貨，她就歡喜，倘若她們想佔便宜的地方佔不到便宜，那會立刻放下黑臉，或許立刻罵了起來使你難堪。錦松起初進店時，稱稱時稱桿很平成一直綫，沒有稍稍上浮或下垂的弊病，進出全是同一手法，照錢付貨，不看面情，這麼在店裏做了二三月，鎮上的人，對他就有了不好的議論：

「完全像他父親！」

父親是個老實人，他只懂得站在合法的原則上做買賣，自己不肯吃虧，也不給人便宜。但是這鎮上不需要他父親這種人。後來錦松知道了這一點。爲要討鎮上的人歡喜，就看人做買賣看人付貨了，要佔便宜的人就給他便宜，幾個月後，鎮上的人批評轉變了，個個人歡喜和他談天，想知道他的名字，稱讚他的聰明……

過了半年日子，關於鎮上的情形，他完全熟識了，大半賬戶的名字他記得很清楚，並且知道各個人的脾氣，這裏有個很要估便宜的賬戶，他的女兒每天上店來打酒。她是個女孩子，已經到了知道愛美的年齡，巧小可愛，穿件竹布衫，樸素如一朶白花，小小的鬚子垂在頭後，說話時露出整齊的牙齒，每天少不了二次，午飯和晚飯時節，進店來爲她父親打酒，

「打一斤酒，要好的。」

她站在櫃外，用溫柔的聲音說。兩夥黑眼睛溜到錦松的臉上。

「一斤？」

一個小夥計的身分，只允許對她說出這句簡截的話。在方便時，錦松避去掌櫃和老闆銳利的眼光，多給她一些酒，把酒壺裝得滿滿，酒壺落到她手上時，把分量一估計，重量告訴她所得的酒超過所付的價值，她眉毛一動暗暗的笑，然後對錦松投了一眼感謝的看法，走了。

每天，每天都如此。

錦松從人家口裏知道她叫竹妹，於是竹妹就佔有了他的心，看到她上店來打酒，心就快樂的跳，生活覺得新鮮，在他死寂的生活中，她是一點光明。她去了，他的心也跟着她去，常常會把稱花弄錯，甚至打珠算也打錯了，這事被老闆知道了，突出眼睛，默着臉罵：

「完全不像你父親！」

或者說：「你的靈魂啦？鬼捉到了你了！」

老闆雖是這樣罵着：「你的靈魂啦？可是他決不懷疑到他的靈魂跟着那女孩去了。在他十五年齡，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障孽，好似很不相稱，就是錦松對竹妹行爲上再放蕩一點，也決不致被人猜疑到的。十五歲這小小的年齡，做了他的保障。」

她的母親是個洗衣婦，專替人家洗衣，做縫補爲生，店裏沒有家眷的夥計們都托衣服送她去洗，最初幾個月，錦松因爲要省錢，自己穿髒了衣服自己上溪去搗，自己拿到太陽底下，套在竹桿上曬乾。錦松後來知道了洗衣婦就是她的母親，也把衣服送給她去洗了，因此他得了上她家裏去的理由，每天一次，清早或黃昏借了送衣，取衣的名目，在她家裏出入了。

替他洗衣服的不是那婦人自己，是她的女兒竹妹，她替他洗得格外潔淨，滿身污點的白布小衫，也不惜肥皂把牠漂白了。每次整整齊齊摺好送到他的手上。

「洗得多好，這樣髒的衣服，難爲了你。」

錦松在用老調子讚美竹妹。

「不用說髒就是。」竹妹泛紅着臉，羞答答的說。

「竹妹，你待我真好。真是個好人！」

「你自己是個好人。」

「從什麼地方看出？」

「從你的——看出就是。」

此時兩人的說話只能用一個多情的微笑說出。竹妹笑着露出牙齒，烏黑的眼睛射在錦松的臉上，他到反而像個處女把頭頸漸漸俯下去：一個男子帶有幾分女子氣，最容易惹起女人的愛憐的。竹妹的母親也把他和竹妹當作兄弟般看待，看他又聰明又活潑。和愛女兒一樣的愛他。

「是個好孩子，將來定有出處。」

竹妹的母親看到錦松就說。

竹妹聽了母親的話快樂而驕傲。人也都是如此的。無論誰，在愛着的時候。都願意聽有人讚美她的愛人，也許說她愛人壞話的就是她的敵人。

有一次，錦松到她家裏來，竹妹坐在房裏，她的母親和父親正在談論他，剛剛這時他走進來了。

「我們正在談論你啦！」

她的母親立起來說。

「又在說我的壞話，或許在罵我了？」

「那兒……」母親說。

竹妹很快的一陣風似的從房裏趕出來，立在錦松的身邊，辯白說：「人家爲什麼要無理由罵你啦！」

錦松的面孔，被她們的話，弄得紅一陣，白一陣，他想：「這婦人定在告訴她的丈夫關於我和她女兒的事了。」

「我們在說每次多吃你一斤酒……」

竹妹的父親那一向沉默着不說話的酒鬼，在旁邊插嘴了。說後格格的大笑。

聽到笑聲錦松竹妹和母親一同笑了。

一條清澈的小溪從錦松店門口流過，竹妹就在這溪邊的石埠上搗衣裳。竹妹，每天經過店門口上溪邊去，錦松看她走過了，就偷偷的想法子躲到溪邊來，把水撥到她的髮上，逗她玩，有時幾乎忘了自己的身分和職務，直到夥計們趕到溪邊來才紅着臉回去。

回到店裏，又是把兩手伏着櫃台上。看竹妹提了滿籃衣服從店門口，擺着方步回去。

夥計們看見竹妹，舉一舉手，告訴老闆說：

「喲！就是她！」

事被老闆知道了以後，老闆暗暗的把他注意了，有時嚴厲的禁止他上溪邊去。

「無事時只可開在店裏，不得出去！」

老闆這樣警告。但是于他不發生一分效力。

一個午後，日中市已過去了，店裏沒有一個做買賣的顧客，夥計們又賴洋洋的預備打瞌睡了。特然竹妹上店來打酒了，她今天好像特別美麗，像一朵剛開放的白花。

「酒。」她笑出這個字。

夥計們聽到這清脆的聲音，眯着的眼睛睜大了，店裏死寂的空氣立刻新鮮了。好幾道眼光集中她的身上。

竹妹付了錢，錦松搶上去接過酒壺打酒。她只付了一斤酒的錢，錦松打了三斤光景。三斤酒已有了相當的重量，當他把酒壺放到她手上時，她一手鬆，酒從壺口溢了出來，老闆看出酒壺中所裝酒的分量，決不是一斤酒，他立刻放下黑臉，趕到門口從竹妹手中奪回那酒壺，估一估重量，再看看分量，口沫四濺，開開嗓子怒說：

「她付多少錢？跟着又問：『這壺裏多少酒？』」

「……………」

錦松不能回答半句話，面孔血紅，幾乎顫抖了。

「你這賊！我早知道了你！……她究竟付多少錢，你說……」老闆叱着。

「這壺裏多少酒？」竹妹大膽的反問老闆，當老闆在估計酒壺裏的重量時。

「二斤只見多！」

「我不是付二斤酒的錢嗎？你這老傢伙！」竹妹申辯了，但是錦松一注意到她的臉孔，

也同樣染過般通紅，羞恥幾乎把她的眼淚逼出了。

「她付二斤酒的錢，我們打二斤酒，照錢付貨，難道有什麼錯處？」錦松聽了竹妹的強辯，補充的說。膽子較前壯了許多。

「但是——我只見你付一斤酒的錢……」

在一個心愛的女子面前。他是不能再受侮辱，再顯懦弱了，錦松變得更兇：

「你這狗眼看錯了人！」

「傢伙……」竹妹罵着。一手拿了酒壺一手擦着紅眼睛，踏着方步走了。

老闆被她的氣派嚇住，不再作聲，用一道很慘的眼光送她一步步走去。

這件事，做了宣傳，鎮上人多半知道了他們的故事，到處可以聽到一句諷刺話：

「我們打酒，就該請竹妹。」

去事情發生了以後，店裏再也沒有竹妹的足跡了，代她上店來買東西的是她的妹妹。菊花。要是這女孩來了，錦松知道就是竹妹的化身，於是又在一種老牌氣下付貨了，把酒壺裝得滿滿，酒從壺口溢出來為止。

藍襪弗朗朔

諾潔作
青崖譯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時候，法國的白爽松（註一）那個城裏，有一個優子，一個癡人，一個文癩子，我同鄉中像我一般嘗過人生的寒熱滋味者，都像我一樣記得他。他名叫約翰弗朗朔，姓杜韋，但是在一班惡少的或者學生的不客氣的口吻裏，藍襪弗朗朔這個稱謂却通行得多，因為他的襪子向來不用旁的顏色。這是個二十四五歲的少年人——我的話大概不會錯，長身玉立，豐采不凡。一頭很茂的黑髮在額上翻着往後梳，兩叢密的睫毛，像是有興會的並且很活動，一雙大眼，滿含着又溫和又莊重的神情，五官端正，常帶笑容：這些事合攏來，竟能穀引起旁人的感情和敬意，就是那些粗慥的人，他們聽見這個有心疾者的傻笑，也用手彼此推着一面說道：「這是藍襪弗朗朔，本地一家老住戶的子弟。他從不說人家的壞話，更不害誰，據旁人說他變成瘋子的來由，是因為求學過度。我們應當讓他安安靜靜走過去，免得叫他病得更很一些。」

在事實上，藍襪弗朗朔的來來往往是甚麼也不關心的；因為他的眼光我認爲從沒有平視過，但是不住地向天上瞧，我對各位所說的這個人像是另有默契似的——可以說是一個千里眼，我們祇要注意他那副運動不停的嘴唇便可以知道。

然而這個可憐漢子的衣裳，可以叫路過的人——尤其是異鄉人——發笑。他的父親，是安達爾司街的一家有名服裝店的掌櫃，因為他自以為前程很大，又因為他指望兒子去做教士，可以由於說教的本領出衆升到主教之職，所以他對於兒子的教育絕不肯含糊。弗朗朔在學校裏，本來是年年得獎的，那位博學的巴爾貝倫長老在大革命時代逃亡之中，常常訪問他這位得意門生的消息；但是旁人却不能使他滿意。因為藍襪弗朗朔的落拓情形，在他看來並不是大器。那位兒女衆多的老掌櫃，對於弗朗朔的用費終於非減省不可，儘管他叫他穿着得素來清潔，不過他所穿着的，祇是一些用廉價買來的，或者是他弟兄們換下來的衣服修整一下的。這類和他的高大身材很不相稱的怪衣服，像一種快要裂開的舊衣束緊了他，並且叫他的袖子連着前肘的一半都露到外面來，所以神氣是可憐地滑稽的。他那條短褲，很窮地箍住他的大腿，儘管枉自弄得絕沒有縐紋，但是很不容易和弗朗朔因而取得綽號的那雙藍襪相連合。至於他那頂三邊捲起的帽子，大衆都認為可笑，那本是從前做手藝的工人戴的，放在弗朗朔這樣一個有詩意又很堂皇的頭上，竟不免像是矛盾的。我就是活到一千年，也忘不了藍襪弗朗朔的三角捲邊小帽子的那樣奇異的神氣。

這個少年人的癡態中最可注意的特點之一，就是這特點祇在那些無關重輕的談話裏叫人看得明白，他的腦力是用在種種和他熟識的事情上面的。倘著有人和他議論陰晴，寒暖，演戲，看報以及本城本省的事，他總用心細聽，並且恭恭敬敬地回答；不過從他口裏流出來的

那些話，是那樣混淆地來得很急，甚而在第一段還沒有完的時候，已經雜亂而成那種誰也無法辨別的糊塗議論，連他自己也不能表明自己的意思。他然而却愈來愈不可辨別地說下去，並且漸漸地用那不明字義的兒童式的嘵嘵，或者用那善忘的老耄式的廢話，來代替一個尋常人的合論理的並且自然的口吻。

於是乎旁人就笑了；但是弗朗朔却不生氣地閉住了嘴，也許是沒有留心，一面對天空抬起那雙大而有光的黑眼睛，如同在他那個寄託一切觀念和一切情感的地方，去尋覓種種被他認為最上的煙土披里純似的。

有時候談話若是到了要正確地用一個較為重要的道德的和學問的問題去概括，事情就不一樣了。這時候，這個病態智慧的種種那樣分裂散亂的光明，陡然像日光在亞啓默德的凸凹鏡裏一樣，自行收成了一束，並且給他的議證裏增加了那樣多的光輝，這個，可以叫人疑到儘他的全部智慧，他都從不會有這樣博學，這樣明白和這樣令人信服。那些嚴格的學問上難問題，因為他特別研究過，所以在他不過是一件頑意兒，所以問題的答案很快地從他腦子裏迸到他口裏來，旁人從思索和計算裏得出來的，以及從一觸即發的機括得出來的，都遠沒有這樣快。於是乎那些靜聽他說話的和夠得上靜聽他說話的人，都覺得一種這樣高尚的能力，用通俗的語言來不費事地說明通俗的觀念，真沒有花甚麼貴的代價；不過審判者却是通俗社會，而我們問題中的這個人，在通俗社會看來不過一個着藍襪的傻子，就是維持小百姓

的談話也是無能力的。這却本來不錯。

因為安韋爾司街幾乎就抵住我們的中學，所以我沒有一天不在那條街上來來往往走四趟；不過偶爾在天氣溫和日光不大的日子裏，我知道在街上一定尋得着弗朗斯；他在他父親店門口，坐在一條高的木櫬上，已經有許多笨的小學生連成一個圈子圍住了他，他們聽着他的滑稽議論取樂。我在夠遠的地方，就被這些聽議論的人的笑聲得了通知，等到我夾着我那些書走到了那裏，有時候我要費點力才能擠夠到他跟前；但是却一定感到一種新的樂趣，因為那時候尚在童年的我，以為驚了他的那種雙料生活的祕密，並且希望自己每看一次必有一次的新經驗。

某一次秋初的傍晚，天色晦暗，像是會有雷雨，那條素來不大有人來往的安韋爾司街，這時候竟不看見人跡，除了那唯一的弗朗斯以外。他如同往常一樣坐着不動，雙眼望着天空。那條高木櫬還沒有被旁人搬開。我為得不要驚動他便從從容容走向前去；等到我覺得他聽見了我的聲音，便低頭對着他的耳門，不假思索地對他說：「你竟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因為往常我祇為得希臘文的動詞的過去的變化，對數表，三角形的弦，借用的譬喻字眼，以及我所學的文理兩科中的其他類似的困難等等，才到他跟前去。隨後我咬着嘴唇，一面想起那種叫他從天頂墜到地下，叫他回到自己的雜拌兒裏的幼雅沈思——這東西我聽起來心裏總不快樂。

——獨自一個人，他抓住我的胳膊一面答復我。世上祇有無知覺的才是獨自一個人，祇有瞎子才不看見，祇有害癱瘓病的因為腿子失了效用，才不能夠在地面上站穩自己……

當他繼續地用這樣晦澀的句子談着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道：「我們又到了這地步來了，」那些句子我很想記憶，因為其中的意義也許比我那時候所想像的多些。那個可憐的弗朗朔已經離了固有的境界了，但是很容易攔得住他。因為我始終認識那根引他快樂的棍子。

——在事實上，也許，我高聲說，行星上面有居民，如同馮特內爾先生想過的一樣，也許你和行星上面的居民開一種祕密的往來，如同伽拔李士伯爵一樣。我若是在展開了一個這樣奇妙的考證之後，我就很驕傲不幹甚麼了。（註二）

弗朗朔微笑了，用和藹的眼光瞧着我，從來對我說道：「你可知道一個行星究竟是甚麼嗎？」

——我想那是一個和我們這個世界相差不多的世界。

——你知道一個世界究竟是甚麼嗎？

——一個大的物體，牠在太空中守着規則旋轉。

——那末太空，你也會想像過牠的情形嗎？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我說，我應當記一記我那個定義……太空呢？一個稀薄的而又無極的境界，種種行星和種種世界都在那裏運動。

——我很願意有這一層。那末種種行星和種種世界之關於太空算是甚麼呢？

——大概都是一些細微的原子，可以在太空裏飛散，如同塵土在空氣裏飛散是一樣的。

——那末種種行星和種種世界的原質，你以為牠是近乎那種充塞太空的稀薄的物質嗎？

——你要我怎樣回答你呢？……世上沒有可以用的方法，來拿一些這樣龐大的物體去和一個這樣單純的成分相比較。

——好極了！那末，好孩子，你可以明白那位創造一切東西的造物主，既然在這些龐大的物體上給了一些居民——這些居民也許不甚完善，但是在那需要一種較好的生活的欲望中也像我們兩個人一樣是活動的——他竟會聽憑太空裏不被甚麼東西居住嗎？

——這個我是會明白的，我使勁地說。並且我以為既然我們從許多組織上的智巧，戰勝了那種束縛我們的物質，那末太空裏的居民，應當一樣戰勝了那種包圍他們稀薄的物質。但是我怎樣才可以認識這一些呢？

——從學習看見他們去着手罷，弗朗明舉手用一種異常溫和的態度推開我，一面這樣回答。

同時，他的頭靠着那條有三級之高的木橙背上了；他的眼光回復了那種固定的態度，他的嘴唇回復了那種運動的態度。

我由於慎重起見便走開了。沒有走到多少步，便聽見他的父母催促他進去，因為天氣已

經變了。他如同往常一樣，在他們的略加勸告之後便服從了；但是他向這個現實世界的歸程，却始終伴着那陣了無結果祇供附近流氓做日常歡樂資料的廢話。

我走遠了一些兒，又想到弗朗朔是不是會有兩個靈魂，其中的一個屬我們住着的這個現實世界，另一個呢，却在他以為用思潮穿透的那個稀薄的太空裏自求清淨。在這個理論裏，我那時候頗覺沒有出路，並且到後來我還一樣。

我這樣地走到我父親跟前，心裏覺得格外有所專注，尤其是比我風箏的繩子是否在我的手裏斷了，或者是我那個拋得過高的皮球是否墜在戈德列街的大林先生的園子裏去這類的事，格外專注得異樣些。我父親便詢問我的感慨，而我答，從來甚麼事也不瞞他老人家。

——我以為，他老人家說，所有這一切的夢話（因為我拿我和藍機弗朗朔的談話一字不遺地述給他人家聽），都是預備和瑞典堡的以及聖馬丹的那些書，永遠一齊埋在我的老朋友卡左特的水溝裏去的（註三）；但是我彷彿覺得這個少年人曾經到巴黎往過些時，所以在那裏染上了這些相同的癡態。此外，在他用雙重意義的語言給你暗示的種種觀念裏，有觀察上的相當的敏銳處所，而你對於那上面所施的說明，却祇要求受屈伏於他的真意。一種在靈肉雙方俱感失常的廢疾是不能分開受傳染的。可是智慧的種種能力，却不是那樣不可分離。所以這個可憐的弗朗朔在他判斷力上極尋常的動作裏表示出來的精神上的變化，很可以不至於擴張到他的記憶力上去，因此，有人向他問起那些由他慢慢學來苦苦記住的事，他居然用適

當的態度的答復，可是他糊裏糊塗推論那些意外地墜在他的感覺之上的事，關於這些事，他從沒有想到須得好好兒預防的正確方式。這種現象沒有在多數的瘋人身上發現，我很覺得是可驚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明白沒有。

——我自信明白了你老人家的意思，父親，並且就是在四十年後，還可以一字一句地述出來。

——這已經超過了我對你的希望，他老人家抱着我說。幾年之後，你可以夠得由一些比較重要的學問，去攻擊種種祇在衰弱的心靈上或者病態的智慧上取得權力的妄想了。既然你對於自己的回憶力那樣相信，現在你祇須記得：世上最簡單的，就是那些向真而趨的意思，最近真而又亂真的，就是那些背真而行的。

我頗早地從他老人家跟前退出來，一面想着：「真是對的呀，譬如天方夜譚，比白左語（註三）著作的第一本可愛得不知到甚麼程度；不過誰能夠相信天方夜譚呢？」

雷雨愈來愈大了。那真是奇美的，我忍不住把我那對着新街的十字形的窗子推開，去望那座可愛的噴泉管——這東西是我的祖父，有名的建築師，給本城裝飾的，管子是一個銅製的人魚，我時常從有味的想像之中，覺得噴泉的汨汨之聲和唱詩之聲相混。我固執地對着雲堆裏，去追踪那些用震撼宇宙的方式來彼此互相衝突的火光。末了，有時候那鋪發火的「韓子」在一聲霹靂之下裂開了，我那比電光更快一些的目力，便伸入了那重在上面自行展開的

無極的天頂裏，於是我覺得這樣的天頂，比春晴的天頂來得更清潔更安靜。

隨後我對自己說：「倘若這個太空的無邊平地真有居民，那末，到那裏和他們一同躲避地球上的雷雨就真有趣了！那個明淨的境界，從不受擾亂，從不缺日光，並且笑起來不必顧忌我們的烈風雷雨之上如同不必啓忌我們的苦難一樣，若是去享受一下真是何等無愁無慮的太平氣象！」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了，一面高喊着：「不對，天上的仙山，上帝不是爲你造的，是留着聽其荒廢的，某一天，我會換着我父親的胳膊指給你看！」

藍樓弗朗朔的談話，給我留下了一個時時驚人的印象；然而本意却在我的過程中活動。如同我對牠的同情心，逼出了一些像電火般的最不可察覺的生命。倘若我那時候是格外博學的，我一定會明白汎神論。那末我就會發明牠。

但是我服從我父親的訓導；所以我竟屏除藍樓弗朗朔的議論，或者有時候走到他跟前，也祇在他發揮那些淵博的議論的時候。若是說到我本人，他却不能證明，傍人也不能證明他從我的年齡上在許多小學生之中辨別我是誰，儘管我在適當的時候是唯一引他們到他們前聽講的。

我和這個千里眼談了那次話之後的一個月光景，又有了這樣一次，日子呢，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這就是學年周而復始的那一天，九月一日以後的六星期的暑假，結果就是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時候呢，快到日中了，我從中學校回家，心裏比赴校時候格

外來得快樂，同行的還有兩個同學，他們回家的路線和我的大半相同，修的學業也和我的相仿，不過他們却都遠在我的後面。這兩個同學到現在都還活着，我可以不怕否認地說出他們的姓氏來，倘若他們的正享令譽的姓氏在一篇記載裏露面是沒有甚麼不合宜的；然而我們對於這記載却祇求類乎神話並不要我涉及傍的。

我們走到了某一個預備分手各覓歸程的十字路口，我們一同被盧德弗朗斯的沈思態度所驚了，他如同一個石像似地立在那交叉點的很正確的中央，身體毫不悞動，兩手又在胸前，神氣發愁地有所思索，兩眼沈靜地向着從西面地平綫上上升的一點釘着不動。路過的人漸漸地繞着他的四周，並且枉自費了事去尋覓那個像是使他疑神的怪物。

——他究竟對天上瞧甚麼？他們互相問着。一隻不大經見的鳥在那裏過？或者是一隻氣球在那裏上升？

——我去給你們打聽一下，我在人羣裏左擁右擠地給自己找條道兒一面這樣回答；後來我又繼續說：

——告訴我們罷，弗朗斯，現在你又在那羣星行動的太空的稀薄物質裏，照見了甚麼新東西？

——你難道不像我一樣知道嗎？他伸開胳膊並且用指尖從地平綫向天頂畫了一道弧線一面回答我。你跟着這條血痕看過去，你就會看見法國王后瑪利安敦妮正對天上走。

這樣一來，那些好怪的人便都聳聳肩膀散開了，因為他們從這個回答斷定他是個瘋子，並且我也離開了，不過一方想起藍穢弗朗朔偏偏恰巧說起法國的最後一個王后却不免一驚，因為他何以忽然在那些已經被他遺忘了的真事情裏面找着這句怪話。

我父親在每月的一日和十六日那兩天，素來必定約兩三個朋友吃午飯。這一天的賓客裏有一個異鄉人來得很遲。

——請各位恕我，他在入座的時候說；因為從幾件特別的書信傳來的消息裏，知道了那個可憐的瑪利安敦妮已經送了去受裁判，我之來得遲一點，就是爲得等候十月十三日從巴黎來的信差。報紙上却甚麼話也沒有說。

——瑪利安敦妮，法國王后，我很有自信力地說，已經在斷頭台上死了，時候比日中略早一點，和我從學校回家的時候差不多。

——喔！上帝！我父親高聲喊着，甚麼人對你說的這件事？

我發糊塗了，臉紅了，我真不應當多說。

我顫巍巍地回答道：「藍穢弗朗朔說的。」我並不敢抬頭望着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待我的分外寬大態度，這時候也因為我的輕率舉動不滿意了。

——藍穢弗朗朔？他老人家笑着說。幸而是從這種方面來的消息，我們大可以放心。這樣一種殘忍的並且不必有的懦夫舉動是不會有人做的。

究竟是誰。我父親那位朋友說，這個藍德弗朗明？幾百里路以外的變故，他在假設變故應當實現之際便說出來，是一個嚙語者嗎？一個被鬼神所憑的害癩癩病者（註五）嗎？一個拿梅士美或者卡里司特洛做先生的（註六）嗎？

——就是一個這類的東西，我父親說，但是却值得注意一些；這是一個不合惡意的千里眼，一個不害人的糊塗人，一個有人為之不平並且自己也值得被人愛惜的可憐的癩子。他出身的家庭是個有體面的，但是不大寬裕，僅僅以手藝度日；他本來是那家庭裏的希望，並且也很自負。我從前在本城担負某個行政小職務的第一年，正是他在學校畢業的那一年；為得個獎品給他，我的胳膊真弄乏了，並且他各項成績的不同，增加了他的價值，因為旁人可以說是要去窺探人類智慧的一切門徑在他都不難。當他末了來接收某一個獎品的時候，全場的房子幾乎在掌聲雷動之下震倒了，若是沒有這件做少年模範的品行優良的獎品，其餘的呢，都算不了甚麼了。沒有一個家長，不想在自己的子弟之中找着這樣一個孩子，沒有一個富人，不想招他做女婿。至於那些青年的姑娘們我還不必說，她們自然是注意他那天使般的丰采和十八九歲的妙年。然而壞他的事的，就是這個；並不是他的謙讓態度，任憑虛榮心誤了他，却是由於他造成的印象而生的種種結果。您應當聽見說起那位深亮的安爵爺太太罷。那時候她正在佛蘭詩公德省裏住，她的家庭本在省裏留下許多紀念，並且她的姊妹們都在省裏久居。她正要給她那個年齡頂多不過十二歲的孩子找一位教師，於是那陣剛好和這個卑微

的弗朗朔杜韋的名姓合在一塊兒的榮光，便叫她決定了人選。對於一個有學問而又有志氣的少年人，這自然是一個體面職業的初步——這大概是四五年前的事了。不幸這位如此提攜少年天才之弗朗朔的漂亮太太，也有一個女兒，並且這女兒生得很美。不過以後的事，我祇能從那些不完備的消息告訴您。弗朗朔見了那女兒不能不愛；然而却沒有方法把自己地位提得她一樣高，他彷彿尋覓過甚麼去排遣某種不可尅制的熱情，於是便專心於一些有害於理智的學問，專心於那些神祕學的迷夢和某種夸蕩的神人相通學說的千里眼，可是他那熱情的不可尅制性直到他病症已入初期時候才洩漏出來；後來他成了癡人了，後來他的保護者用了一切爲他病態所必需的注意，把他從戈爾貝伊那地方送回來，他自從回家以後，竟沒有一線光明可以照明他的腦子裏的黑暗了。您可以看得見他的這樣的報告並無須多事探求，並且我們也絕沒有因此而傷心之理。

然而第二天，大衆都知道瑪利安敦妮已經受害，再過兩天，又知道她已經不活了。

我父親害怕那個由這場大變的和這段預言的巧合給我所生的印象。他老人家傾囊倒篋地說起來，使我相信這類相遇偶然的不是罕見的，並且舉出了許多，可以蠱惑愚民而同時被宗教和哲學絕不採用的例。

不到幾個星期之後，我便起程赴史特拉司堡，在那裏，我預備開始種種新的學業。那個時代的趨勢於神人相通的學說是不大順利的，而我處了着個天天都叫社會寒心的環境，不必

費事便忘了弗朗朔了。

時候又是第二年了。某個早上——我記得是共和曆的穫月（註七）三日——我在每天到鄉下去採集植物和蝴蝶的標本之前，按照向例到我父親屋子裏去擁抱。他老人家指着日報給我看一面說道？

——我們不必因為那可憐的弗朗朔失了理智替他抱屈。與其知道他的保護人，他的學生和那個做他神經錯亂之原的妙年小姐的惡消息，為他，還不如癡了好一些。這幾個無罪的人已經也在劊子手的刀下跌倒了。

——居然會有這樣的事！我高聲喊着。傷心啊，我以前絕沒有向你老人家談起弗朗朔，為的是知道你老人家對於他那時候和我談的某種神祕觀念的影響，一定會為我害怕……但是他已經死了！

——他已經死了！我父親活潑地問；死了多久呢？

——死了三天，共和曆九月二十九日。那天自從早上，他一動也不動地立在廣場的中央，我在法國王后死的時候遇見他就是那裏。雖然他深沈地一聲也不響，許多人也像往常似地圍着他，他的傾注之點實在太專甚麼問題都不能叫他移轉。末了到了四點鐘，他的注意像是加了一倍。幾分鐘後他帶着一陣因為狂喜或者因為劇痛而生的異樣姿勢對天空舉起了那雙胳膊，向前走幾步，口裏一面念着你老人家剛才向我說的那些人的姓名。後來喊了一聲，就

倒在地下了。大家在他的四周忙起來。連忙把他扶起，但是毫無用處。他已經死了。

——共和曆九月二十九日四點鐘過幾分嗎？我父親在日報上尋找一面這樣問。日子和時候都是很對的啊！……

他老人家在思索了一陣之後，睜起雙眼釘住我的，然後繼續說：「聽我說，你不要拒絕我將要要求你的！到了你成人以後倘若你偶然要說這段故事，可不要保證牠是真的，因為若是那樣牠叫你成了可笑的人了。」

——父親，我恭恭敬敬地問，世上有那些理由，可以阻止一個人公然宣布他認為真實的事嗎？

——有一件理由和種種的一樣有價值，他老人家點着頭說。真實的事是枉然的。

按諾潔 Charles Nodier (1780—1844) 在法國文學的浪漫運動裏，其功績雖不能和虞戈及大仲馬之流並駕齊驅，然其地位却也重要。當時浪漫派的文學名流，先後有兩個會所 *Deux Cénacles*：一個在國立砲廠圖書館，一個在虞戈的住宅；而圖書館館長就是諾潔。本來那些文學家在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就跟着他尋覓一個會所，而他呢在二十四年的元旦就得了館長的任命，從此，就把圖書館的客廳做了會所。每逢星期日的晚上，他就在那裏款待文學家和藝術家，自己說故事。虞戈、繆塞及拉馬爾丁之流讀詩，還有跳舞以盡餘興。在浪漫運動的養成實力以備作戰的時代，這會所的功績是收過大效的；牠的壽

命一直延長到三十四年，所以文學史家稱他做浪漫主義的東道主之一。諾潔的著作種類頗多，可是他的詩和小說已經沒有多少的讀者；只有短篇到如今還一樣流行：如櫻渺故事集 *Contes Fantastiques* 短篇集 *Nouvelles* 夕談集 *Contes de la Veillée* 等等。

此篇從夕談集選出，其寫在何時尙待查考。不過他開始就說「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我們要知道那一年就是法國大革命時代裏恐怖時代開始的歲月；這一層就是此篇的一個要點。諾潔當然是浪漫主義的作家，可是他的筆底下，有時却雜有寫實主義的成分，大概他之與虞戈及大仲馬諸人所抱的相同觀念，就此打倒古典主義，至其或尋盡豪放奇誕之致，或爲細膩深刻之風，則又在作者的個人個性何如。譬如這一篇，其奇誕之處我們當然知道是浪漫主義的「近宗」，可是細膩之處復能與之並存，這就是諾潔的特點。

二十年八月十日在江灣譯完並誌——青崖

(註一) 白爽松 *Besançon* 是當時法國的佛蘭詩公 *德省* *Franche-Comté* 的省城。

(註二) 馮特內爾 *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1756) 爲法國的科學家，主張宇宙多數說，著有宇宙多數談 *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 使科學通俗化，爲當時名著。伽拔李士，未詳。

(註三) 瑞典堡 *E. Swedenborg* (1688—1772) 瑞典的神秘哲學家，自謂有千里眼能細視，當時門徒頗多。聖馬丹 *L.-C. de Saint-Martin* (1743—1803) 法國哲學家

主張神人相通說 *Spiritualisme* 甚力，承認靈魂能離肉體永遠存在。卡左特 *Cozolt* 未詳，亦不必詳，疑即 *J. Chazotte* (1749—1792)，此卡左特爲法國一富於奇想之文學家，於大革命時代被殺。

(註四) 白左吾 *E. Besout* (1730—1783) 法國大數學家。

(註五) 癡癲病者 *Les Convulsionnaires* 在此處不是指一般患癡癲病者而言，且用時恆爲多數：在一千七百二十九年，巴黎居民盛傳某主教墳上有鬼顯靈，往禱者爲其所憑即滿身作癡癲病的狀態，因而得知未來之事或因而陡然治愈自己之痼疾，後爲政府所禁，遂絕。此處所指即往禱之輩。

(註六) 梅士美 *F. Mesmer* (1734—1815) 爲德國醫學家發明動物的磁力學，曾在巴黎營業，一時有舉國若狂之概。卡里司別洛 *J. O. Caspary* (1743—1795) 本爲意大利之游方醫生，爲法蘭西王魯易十六氏所寵，以驅術惹起教政兩界爲齟齬，教皇處以無期徒刑。

(註七)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國的約法政府更定歷法，以秋季的晝夜平分之日——九月二十二日——爲歲首，年分十二月，月各三十日，(週年所餘之五日，則專爲慶祝革命之用)，各有專名。穫月 *Messidor* 爲其第十月，以正值收穫農產物之際得名。下文所言草月 *Prairial* 爲第九月，以是時草葉暢茂得名。此歷至一

新 月 月 刊

三 卷 十 一 期

什麼是法治.....	羅隆基
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	王造時
縉女士(小說).....	徐志摩
分(小說).....	冰心女士
牙痛(小說).....	何家槐
白與黑(小說).....	伏爾戴爾作 李青崖譯
「人與超人」中的夢境.....	蕭伯訥著 熊式文譯
詩：	
我是誰.....	陳夢家
我望着你來.....	陳夢家
港口的黃昏.....	沈祖牟
淚濕透了銀燭.....	程鼎鑫
無題.....	譯 Carolin F. S. Morton
零星：	
什麼是「詩人的生活」.....	梁實秋

一人與超人」中的夢境（下）

蕭伯納作
熊式忒譯

魔鬼。咳！司令官先生，我們現在一提到婦女問題，他的話愈加會談得多了。不過我得承認這是我覺得最有興味的唯一的問題哦。

頓朱安。由一個女人看來，太太呀，男人的義務和責任自始至終完全是在一樁替她的兒女謀麵包的事業上。由她看起來，男人不過是一種達到生孩子和養活孩子的目標的工具。

安娜。這就是您對一個女子心理的見解嗎？我說這是一種瞧人不起和可嫌的唯物主義哦。

頓朱安。請不要怪我，安娜：我並沒有說一個女人的整個心理。我只說她把男人當一個異性的見解。這並不比女人在一切事情之上認為她自己是一個母親的見解更瞧人不起哦。由性的方面講，女人是自然要傳繼牠最高的事業的工具。由性的方面講，男人是女人要用最經濟的方法遵從自然的使令的工具。她由天性上便知道在演進程序最早的時候，她就把他發明了，把他判別了，把他創造出來了，目的是要產生一種比較單性的進化所能產生的稍微好一點的東西出來。當着他在那兒遵從她所創造他的宗旨的時候，不妨讓他有他的迷夢，他的娛樂，他的理想，他的英雄，只要這些事情的主要關鍵是崇拜女人，崇拜母性，崇拜家族。

崇拜家庭。但是去發明一種不同的生物，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使她自己受孕，這是多麼魯莽和危險哦？因為你們留心看看後來的結果罷。第一件，男人便藉着她把自己蕃殖起來一直等到男人和女人一樣多；因為她替他省了妊娠的苦累，所以他偉大的精力，供給她去為她的目的而使用，只能用去一部分，還要剩下許多任他自己去支配。這種過剩的精力就走到他的腦筋和肌肉裏去了。他變得太強健了以致她的體力管束他不住，而且太會思想了智力太發達了以致不肯認自身生殖為滿足。他便不和她商量創造了文化，假定以她家庭中的工作為文化的基礎。

安娜。那到是真的，不管怎麼罷。

魔鬼。對啦；還有這種的文化？這是什麼東西，歸根說起來？

顧朱安。歸根說起來，這是一個好極了的釘子，好把你瞧人不起的俗氣吊上去吊死；但是要先說這句，不願做一個純粹女人的目標工具，而他自己更想做一個別的東西，還是男人去嘗試的。一直到現在，生命不但是要維持牠自己的命脈，而且還要成就一種更高的組織和更完全的良知，便不斷的努力着，但是努力的結果，至好也不過是一種在牠的勢力和死亡與退化勢力之間的勝負未可必的運動。這種運動中的戰爭，就和真正的軍隊戰爭一樣，打勝了也不是司令官的本領功勞，不過是錯誤而已。

石像。這是一句挖苦我的話。不要緊？往下說罷，往下說罷。

顧朱安。這是一句挖苦比你高多了的權力的話哦，司令官。可是，在你行軍的時候，你一定看見過甚至於一個很笨的司令官也能打勝仗的，只要敵軍的司令官比他還笨一點就是。

石像（很認真的樣子）。很實在的，朱安，很實在的。有許多笨豬偏有好極了的豬福哦。

顧朱安。好罷，生命勢力是很笨的；但是牠還沒有死亡和退化的勢力那樣笨。還有一層，這兩種勢力自始至終都受着牠的給養呀。所以生命就贏了，也可以算是贏了。生產過剩所能供給的和貪慾所保留的東西，便是我們所能得着的東西。無論那一種文化形式所遺留的力量最都能造最好的槍，和養得最好的放槍的人，這是一定的。

魔鬼。一點也不錯！遺留下來的並不是最有效的生命工具，却是最有效的死亡工具。你總是回到我的理論上來的，不管你多麼會繞灣和規避和詭辯的，至於你說起話來就長得人受不了，還不用題。

顧朱安。哦得啦罷！到底是誰先話起長篇大論呀？無論怎麼，假如我對於你的智慧罵得過於厲害了，你不妨離開我們，去找那些愛的和美的同伴，和所有那些你所喜歡的無聊的東西呀。

魔鬼（很生了氣）。這句話不公道，顧朱安，而且不客氣。我也贊成智慧的。再沒有

一個比我更能體會牠的。我和你辯得很公道的，而且我也以為很把你駁倒了。只要你高興的話，讓我們再接着談論一個鐘頭罷。

頓朱安。好：讓我們來罷。

石像。我並不以為你們會有什麼希望，能夠談論出什麼特別的道理來，朱安呀。可是既然在這種地方，我們不僅是要消磨歲月，我們是要消磨不朽不滅的千古，所以無論怎麼還是接着談罷。

頓朱安（有一點兒發急）。我的道理，你這個石頭的老傑作呀，不過是比你的更進一步。我們大家對於這一點表示了同意嗎，生命是一個在構造牠自己的時候便做了無數的試驗勢力嗎，那末大象也好人類也好，老鼠也好大懶獸也好，蒼蠅和跳蚤也好宗教裏的神父也好，他們全要想把那種沒有成熟的勢力，造成更高尚的個性，不過有的是更成功一點，有的是更失敗一點就是，他們理想的個性是無所不能的，無所不知的，無所錯誤的，而且還要完全全不欺不詐的自知：簡而言之，就是一個神，是不是呢？

魔鬼。我表同意，為的是好和你辯論。

石像。我表同意，為的是好省掉辯論。

安娜。我極力的反對你提到關於宗教裏的神父；而且我一定要請你不要把他們拉到你們的辯論裏邊來。

頓朱安。我把他們拉進來純粹是爲了叶叶韻而已，安娜；我以後再不用他們來做比喻了。那末我們現在既然是除那一個例外之外同意了這麼許多，你們不更進一步的和我表同意於這一件事嗎，生命對於牠要想達到神境的程度，並沒有以美麗和肉體的完善爲結果，因爲在這兩件事情上，鳥類是特別的高尙多了，我們的朋友亞理斯多芬老早就指出來了，他們有飛翔的能力和美麗的羽毛，還有，我可以加一點嗎，他們的愛惜和哺小鳥的動人的詩意，怎麼生命當初既然把他們產生了，假如愛和美是她的目的，爲什麼又去另起爐竈，累苦了的去產生笨極了的象和難看極了的猴子呢，我們還是猴子的子孫呢，這不是不可思議嗎？

安娜。亞理斯多芬是一個邪教徒；而且您，朱安呀，我恐怕也比他強不了多少。

魔鬼。您的意思是歸納起來，那末，生命是向着笨和醜陋的路上走嗎？

頓朱安。不是的，你這隻倔強的魔鬼呀，一千個不是的。生命是向着腦筋上走——向着牠親愛的目標上走——用這一個器官不但能得到自知，而且能得到自解。

石像。這是心理作用，朱安。牠見了什麼魔鬼——（對着魔鬼）我請你不要見怪。

魔鬼。請你不要介意罷。我一向總認爲人家用我的名字來加重他的語氣，是恭維我極了的事情。我的名字隨便你用罷，司令官呀。

石像。謝謝你。這是你的好意。就是在天堂裏，我永遠不能十分的丟掉我舊時軍人說話口粗的習慣，我方才要問朱安的是生命爲什麼要自討煩惱的去弄一個腦筋來呢？牠爲什麼

要了解自己呢？牠能享樂牠自己爲什麼還滿意呢？

頓朱安。沒有腦筋，司令官呀，那你就會在享樂你自己而不知道在享樂，那就把趣味全丟了。

石像。對的，非常的對的。但是我只要有能夠知道我在享樂我自己的腦筋就很滿足了。我不要了解爲什麼享樂。實在的，我寧可不要了解。據我的經驗，各人的快樂是不可以去多想的。

頓朱安。智慧所以不通行就是這個緣故。但是據生命，生命是支配人的勢力；看起來，智慧是一件不可少的東西，因爲沒有牠，他就會胡鬧而致死的。就和這個一樣，生命經過了許多奮鬥的時代，才發展了這個好極了的身體上的器官？眼官，所以有機體才能看見牠是到那兒去和什麼東西來了，是來幫助牠的還是來危害牠的，因此便避免了昔日會害死牠的一千種危險，現在也是一樣的道理又發展了一種心中的眼官，這個不但能看見實際的世界，而且能看見生命的目的，因此便使這個東西能爲這種目的而做事，以免牠要想達現在不深遠的目的，而去阻礙和挫折生命的目的。就是現在這樣罷，也只有一種人是永遠快樂的，是永遠在全部的利益和迷惑競爭場中普遍受敬印的。

石像。你的意思是說軍人能。

頓朱安。司令官：我不是說軍人。只要軍人一來了，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們的銀匙子鎖

起來，把他們的婦女運開來。不是的：我所歌頌的，並不是爲國干城的武夫，却是哲學家：他們在沈思之中去尋求世界的內心願望，在幻想中去尋求完成那種願望的方法，而在實行中用如此求得的方法去做那種願望。至於所有別種的人，我自己不妨說我討厭了他們。他們是無聊的失敗者。當我在世上的時候，各種專家圍着我逡巡，要想在我身上找出一點不健全的毛病，好讓他們有所憑藉而來纏住我。醫生們囑付我應該做什麼事情以保養我的身體，而且給我許多庸醫的假藥來治我虛無漂渺的病症。我回答他們說我並不是一個患憂鬱病的人；所以他們叫我做不學無識的人，便不理我走開了，神道博士們囑付我仔細想想應該做什麼事情以保存我的靈魂；但是我既然不是一個肉體上患憂鬱病的人，也一樣的不是一個精神上患鬱病的人。也不願爲這樁事去庸人自擾；所以他們叫我做不敬上帝的人，便不理我走開了。在他們之後又來了政治家，他說自然只有一個目的，那個目的，那個目的就是他做國會的議員。我告訴他我不管他做國會議員也好不做也好；所以他叫我做超然派的人，便不理我走開了；然後浪漫的人，藝術家帶着他的情歌和他的圖畫和他的詩詞來了；那末我同着他到非常的快樂了好多年，而且還得了不少的利益；因爲我爲他便培養了我的性情；他的歌曲教得我更會聽一點，他的圖畫教得我更會看一點，他的詩詞教得我感動得更深沈一點。但是他最後引導我去崇拜女性了。

安娜。 朱安呀！

「人與超人」中的夢境

頓朱安。對啦，我後來相信所有歌曲的音樂都在她的聲音之中，所有圖畫的美都在她像貌之中，所的詩詞的情緒都在她靈魂之中。

安娜。那末您後來大失所望，我猜想罷。好罷，您把所有這些盡美盡善的止境都歸在她身上，難道是她的錯嗎？

頓朱安。對啦，一半兒是的。因為她有一種妙極了天性使然的狡詐，就不做聲讓我去崇拜她；爲了她的幻象，思想，和情感，把我自己的幻象，思想，和情感都弄錯了。那末，我朋友浪漫的人常常是太窮了或者是太膽小了，不敢去接近這種女人，他們好像是很美很雅足以實現他的理想似的；所以他就死在墳墓裏也相信着他的迷夢。但是我的命運和境遇都較比好一點：我生在貴族的家裏而且又有錢；那末當着我的人品不能博他們的歡心的時候，我的談話把他們恭維到了，可是普通我自己總看見這兩樣事情都是運氣很好的。

石像。風流浪子哦！

頓朱安。對啦？但是甚至於我這種浪子的風流也能博他們的歡心。好罷，我看出來了當着我感動了一個女人的幻想的時候，她就會讓我使我自己相信她是愛我的；但是等到她永許了我的要求之後，她永遠沒有說過「我很快樂；我的愛情滿足了」；她第一句總是說，「結果把阻礙打倒了哦，」第二句，「你什麼時候再來呢？」

安娜，這正是男子們說的話。

頓朱安。我不能承認，我永遠沒有說過這種話，但是所有的女人都說這種話。好罷，這兩句話總是我害怕的；因為第一句的意思表示這位女人的慾望完全是要打倒我的防禦而得到我的要塞；那末第二句是明明白白的宣布，自此以後她把我當做她的所有權了，而且已經就把我的時間完全任她支配了。

魔鬼。在這種地方就看見你沒有良心了。

石像（搖搖他的頭）。你不應該把一個女人所說的話再說出來，朱安。

安娜（嚴厲的樣子）。您對於那種話應該認為神聖的。

石像。可是，他們當然說這種話呀。我永遠不管那句關於阻礙的話；但是其他那句話總會叫我嚇一小驚的，要不然就會叫我嚇一大跳。

頓朱安。從前那位女人一向是很快樂很懶惰的，嗣後就變得着急了，心裏總是想着我，總是暗算着，陰謀着，追求着，看守着，等候着，用她的全力說把她的戰利品保穩，——我就是她的戰利品，你們總明白的。那末這並不是我所要求的事情。這種事情也許是很應該和很自然的；但是這可不是體現於一個美麗的女人身上的音樂，圖畫，詩歌和快樂哦。我從這種事情那兒逃開了。我常常從牠那兒逃開：實在的我因為從牠那兒逃開就得了盛名。

安娜。得了罵名哦，您是說。

頓朱安。我並沒有從你身邊逃開呀，難道你因為我從別人身邊逃開還要責備我嗎？

安娜。胡說，您這個人。您現在是對着一個七十七歲的女人談話哦。假如您有過那種機會，您也會從我身邊逃開的——假如我讓了您。不過您就會知道要從我身邊逃跑可沒有從別人身邊逃跑那麼容易。假如男人們對於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義務不盡職，那就得強迫他們來盡職呀。我敢說你們都想和音樂，圖畫，詩歌的美麗化身結婚哦。好罷，你們得他們不着的，因為世界上就沒有這種人。假如你們覺得肉與血配你們不上，你們只好不去要牠算了：這不結了嗎。女子們也只好對付着忍受肉與血的丈夫們——而且他們的肉與血也並不多哦，有的時候；那末你們也只好對付着忍受肉與血的妻子哦。（魔鬼做一付不相信的樣子。石像做一付愁眉苦臉）。我看出來了你們不愛聽這種話，你們誰都不愛聽。但是這是真話呀；不管你們愛聽不愛聽；所以就是不愛聽罷，你們也得免強受的。

頓朱安。我親愛的太太，你把我反對浪漫的全部意思，用少少的幾句話說透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轉過身子不去理那種有美術天性的浪漫人，他把他的癡癡叫做美術的天性。我謝謝他因爲他教了我用我的眼睛和耳朵；但是我對他說他的崇拜美麗和尋求幸福和把女人去理想化，把牠來當生活的哲理全不值得一點什麼東西的；所以他叫我做俗人，便不理我走開了。

安娜。這樣看起來，好像女子也教訓了您一點事情似的，不管她有那麼多缺點。

頓朱安。她還教訓了我幾多別的哦：她把所有別的教訓都演釋給我看。啊，我的朋友

們，當着第一次把阻礙打倒的時候，那是一個多麼嚇壞人的啓示哦！我原先預備去迷戀，去陶醉，去看愛情青春甜夢的幻影；但是看呀！我的認識再沒有比這時候更清醒過，而且我的評斷再沒有比這時候更無情的。我情婦最會嫉妒的情敵，永遠沒有比我更把她的缺點看得清楚我並沒有被欺着：我並沒有用麻醉藥使得着了牠。

安娜。但是您還是得着了牠哦。

顧朱安。那就是啓示哦。在那時候之先，我永遠沒有失去過我自己的主意！非經我的理智檢查了和許可了之後，沒有明知故犯的走了一步。我便相信我是一個純粹有理智的動物：一個思想家！我和那個愚笨的哲學家說的一樣，「我先想而後行。」可是女人便教我說「我先行而後想。」還有這一句「我會更進一步而想的；所以我一定要先進一步而行。」

石像。這種話是極端的抽象和屬於心理的，朱安。假如你肯靠着具體的事情講，而且把你和女人的風流事跡，把你在其中所得的發現，編成有趣味的故事，那你的談話就容易明白多了。

顧朱安。呸！我還用得着加什麼？難道你不明白當着我和女人面對面的時候，我清楚嚴格的腦筋中每條纖維都警告我，叫我饒了她而且救了我自己嗎？我的道德說不要罷。我的良心說不要罷。我對她的義俠心和憐憫心說不要罷。我爲我自己的慎重觀念說不要罷。我的耳朵，聽慣了一千種的歌詞和樂曲；我的眼睛，看熟了一千幅圖畫；把她的聲音，她的容

貌，她的顏色全撕得粉碎。我把她露破綻的像她父親和母親的相貌全看出來了，由這個我便知道三十年後她是什麼樣子。我在她的含笑的口裏看見了一個假牙齒所發的金光：我察覺了她的神經有各種奇怪的化學氣味。在那種極緊要的關頭，我浪漫夢想中的幻景，我曾經在這種幻景中，同着不死不老的珊瑚與象牙所構成的動物，在這裏的天國的平原中散步過，可是到那時候幻景把我丟了不顧。我還記得他們，而且極力想重溫那種舊夢；但是現在他們好像是幻想中最空虛的東西似的：我的判斷力却不糊塗：我的腦筋還是對每一個動機都說不要。那末當着我正在預備對這位女人造一種藉口要逃的時候，生命把我抓住了而且把我拋到她的懷抱中去，就和一個水手把一塊魚屑子拋到一隻海鷗的口裏去是一樣的。

石像。你不用去對於這件事情想那麼許多，也一樣的會去做的，朱安呀。你和所有的聰明人一樣：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魔鬼。難道你得了這種經驗還不更快樂一點嗎，頓朱安先生？

頓朱安，更快樂一點，不對：更聰明一點，對啦。那個時候才使我初次認識了我自己，而且由我自己而認識了世界。那時候我才看出來了，要想把不可抵抗的生命勢力來歸我們支配是沒用的；要想講謹慎，小心選擇，道德，名譽，貞潔——

安娜。頓朱安：您說了一句攻擊貞潔的話就算是侮辱了我一句。

頓朱安。我不說半句攻擊你的貞潔的話哦，太太，因為在你，牠已經體現于一個丈夫

和十二個孩子之中哦。假如你是一個最淪落了的女人，叫你還能夠做什麼更好的事情呢？

安娜。那我就可以有十二個丈夫而沒有一個孩子；這就是我能夠做的事情，朱安呀。而且還讓我告訴您一句罷，那樣對於我所蕃殖了的世界，可就大有差別了。

石像。好呀安娜！朱安：你倒了，死了，完了哦。

頓朱安。沒有；因為雖然那種差別是一種真正實質上的差別——安娜太太已經直接的說中了這個真正的道理，我承認的——但是那並不是愛情的或者真潔的，或者甚至於不是恆操的差別；因為十二個不同丈夫所生的十二個孩子，也許還會蕃殖得世界更有效力一點。假定我的朋友奧圖維奧在你三十歲的時候就死了，你決不能守節的：你生得太漂亮了。假定奧圖維奧的丈夫又在你四十歲的時候死了，那你還是決不能守節的；而且一個嫁過兩次的女人只要她可以再嫁一定就會嫁三次的。一位很高尚的太太養了十二個合法的孩子，不過是前後三個父親所養的，這既不是不可能的，而也不致受社會指摘的。那末像這樣的太太，比起只養了一個不合法的私生子，而被我們所踢到污泥中去的弱女子，也許可以算是更奉公守法一點，這當然是實在的；但是你敢說她更不放肆一點嗎？

安娜。她的德行上稍微缺一點：在我也就夠受了。

頓朱安。像這樣說起來，德行是什麼，不過是結了婚的人用以排除異己的「職工聯合主義」嗎？讓我們不要閃避事實罷，親愛的安娜。生命勢力之所以尊重婚姻，那不過因為婚

姻是牠自己一種工具，用來取得最大的數目的孩子，和對孩子最親密的照護的。對於名譽，貞潔，和所有你的道德的假話，牠看得半文錢也不值。婚姻是最淫的人類制度——

安娜 朱安呀！

石像（抗議着）。實實在在的！——

頓朱安（下決心的樣子）。我說是最淫的人類制度？牠所以得普遍的歡迎就是這個祕訣。而且一個在找丈夫的女人，就和一隻窮凶極惡猛獸是一樣的。把婚姻和道德混在一起，使得人類的良心所受的損壞，比任何一個錯誤還更多。得啦，安娜，不做一付驚訝的樣子：你知道得比我們誰也清楚一點，婚姻是一種捕男人的陷阱牢籠，用假才藝和虛理想當做餌。當着你去世了的母親連打帶罵的逼着你學奏五六個瑟調的時候——其實他也和你一樣的恨牠哦——試問她是不是想使得向你求婚的一班人，心中存着這種念頭，以為可以娶到一位像天使一般的妻子，將來使得家庭中充滿了的音樂，至少也可以在飯後藉你的音樂來催眠，除這種意思之外她還有別的目的嗎？你和我的朋友奧圖維奧結了婚：好罷，自從他和你行過婚禮之後，你還奏過一次瑟嗎？

安娜。您真是一個傻子，朱安。一個結了婚的青年女子，有許多比坐着不負一點責任去奏瑟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哦；因此她就把奏瑟的習慣丟掉了。

頓朱安。要是她真喜歡音樂的話，就不會丟的。不會的：相信我罷，當着烏兒進羅網

裏來了的時候：她不過就把餌拋掉了哦。

安娜（傷心的樣子）。那末，我猜想男子們把鳥兒騙進羅網裏來了之後，他們就不會把他們的假面具拋掉哦。丈夫永遠不會漸漸的疏忽，自私，凶暴——哦永遠不會哦！

頓朱安。這些互相攻訐的話是證明什麼事呢，安娜？這不過證實英雄和美人都是一樣的一件欺人的假東西。

安娜。這全是瞎說：多半的婚姻都是盡美盡善的安樂極了。

頓朱安。「盡善盡美」是一句太過甚了的話，安娜。你的意思是談達觀一點的人只好互相安命。假如把我送到囚犯划船的船上去，把我鏽在一個窮凶極惡的罪犯一塊兒，他的號頭恰巧碰着和我的相連，我必定要聽天由命，極力和他聯絡聯絡。他們告訴我像這種的結合也有許多是很動人的親蜜的，而且大半都還相當的和順。但是這却不能說手鏽子是一件合意的裝飾品，也不能說囚划船的地方是我個幸福之鄉。專喜歡誇婚姻美滿和牠的誓言有恆的人，也就是說如若手鏽子毀了和讓囚犯自由出入，社會制度便會亂七八糟的人。你不能占兩方面的理由。要是說囚犯都快樂，那為什麼把他鎖起來呢？假如他不快樂，那我們又何必假裝着說他快樂呢？

安娜。不論怎麼，讓我又來倚老賣老，老老實實的告訴你能，婚姻才善殖世界上的人民，淫亂却不然。

頓朱安。假如到了一個這種事情靠不住了的時代又怎麼辦呢？難道你不知道有志者事竟成嗎——只要男人真正的想去做，他終久會想出一種做得到的方法來嗎？好罷，你們是已經盡了你們的力量，你們這些道德高尚的太太們，還有和你們思想相同的別人，盡力量把男人的心完完全全的屈着向高尚的愛情，把牠視為最大的好事，而且要他藉着高尚的愛情而明瞭享受美麗的，高雅的，精緻的，親愛的女人所得的浪漫和美感和幸福。你們已經教訓了女人去尊重他們自己的青春，健康，體態，雅趣，把他們看得比什麼重些。好罷，在這個知覺和情感的極樂鄉裏，吵鬧的嬰孩和家庭的煩惱又有什麼地位呢？所有這些事情將來不可避免的結果不會成這樣嗎：人類會對着人類的腦筋說：請你替我發明一種方法，用那種方法我可以得着愛情，美麗，浪漫，情感，熱情，而不受他們的刑罰，他們的耗費，他們的煩悶，他們的負累，他們的疾病和苦惱和死亡的危險，他們的僕人和保母和醫生和教員附屬品的麻煩。

魔鬼。所有這些事情，頓朱安先生，都在我這兒實現了呀。

頓朱安。對啦，不過要以死亡為代價哦。人類不肯出那種價格去得牠：他要當着他還在世間的時候享受你地獄中浪漫的快樂哦。好罷，這種方法終久想出來的：只要意致是誠懇的時候，腦筋決不會失敗的。將來終久會有一天很大的國家看見他們的人數，每一次戶口調查比每一次戶口調查要減少：到那時候六間屋子的小房子的價錢會長得和高樓大廈一般大：

到那時候很壞的不怕死的窮人，和很笨的敬神的富人，只好使人類退化而求苟延牠的殘喘；同時那一班有膽有識的人，勤儉自私和圖謀的人，富于幻想和富於詩意的人，愛金錢和愛實際的安樂的人，崇拜成功的人，崇拜藝術的人，和崇拜愛情的人，他們就全都會起來向着生命的勢力反對節育的方法。

石像。這些話說起來到很好聽的，我青年的朋友哦，但是假如你活到了安娜的年紀，或者只要你活到了我的年紀，那你就會知道那一班沒有窮困孩子和所有別種家室之累的憂懼，而且他們一生悠然自得的人，那不過使他們的憂懼轉移于年老和醜陋和衰弱和死亡上面去哦。一個沒有孩子的工人，他被她妻子的懶惰和她常常要娛樂和散心的要求所受的苦楚，比二十個孩子給他的苦楚還更厲害；而且他妻子比他還要難受一點。我也曾經有過我自身作空想的經驗；因為當我是一個青年的時候，女人們都崇拜我；而且當我是一座石像的時候，美術批評家都稱讚我。但是我要承認，假如我在世界上除了陶醉于這些快樂中之外，就沒有找着別的事情做，我準會把我的鬚子抹斷的。當着我和安娜的母親結婚的時候——或者也許我應該這樣說要正確一點，我最後犧牲了我的主張，便讓安娜的母親來和我接婚的時候——我知道那就是在我舒服的枕頭上種下了荊棘哦，而且對於我呢，一直到那時候還是一個沒有被人征服過的青年軍官，婚姻簡直是失敗和被虜哦。

安娜（憤慨之至）。父親呀！

石像。我使你驚訝，倒覺得很難受的；我的寶貝呀；但是朱安對於這次的討論既然不講一點體面，我也不妨把地道的老實話說出來呀。

安娜。哼呼！我猜想我是您說的荆棘之一哦。

石像。全然不對的：你一向總是一朵玫瑰花兒。你瞧，你所給的麻煩都讓你母親一個人受了。

頓朱安。那末我可以問問你嗎，司令官，你爲什麼離開天堂而到這兒來，而且陶醉，照着你所說的一樣，陶醉於情感的至福之中，這種的情感至福，你方才承認了會使得你把你的額子抹了的呢？

石像（被這句話打動了）。妙呀，這到不錯呀。

魔鬼（嚇着了）。什麼啦！你答應了的話又要反悔呀！（對着頓朱安）原來你所有的哲學論調並沒有別的意思，不過是勸人改變宗旨的假面具哦！（對着石像）難道你就忘記了爲着要避免那兒非常的無聊我才請你逃到這兒來嗎？（對着頓朱安）還有你對於將來的節育趨勢和人類絕種的解釋有什麼更好的用處麼？比之盡量的享受這些藝術和愛情的快樂又好得多少？方才你自己也承認了這種快樂使你雅緻了，使你高尚了，使你啓發了的。

頓朱安。我從來沒有解釋過人類絕種呀。生命決不能要牠自己絕種的，在牠昏迷無定的過程中也不會的，在牠自己構成的任何過程中也不會的。當着司令官打斷我的話的時候，

我並沒有說完。

石像。我現在有點懷疑你到底有沒有說完的時候，我的朋友呀。你極端的喜歡聽你自己談話哦。

順朱安。這到是真的；但是你們既然是忍受着聽了這麼多，你們不妨再忍受着聽完了罷。在我所說的這種節育趨勢將要有實現的可能性之前，反動就會開始的。這個最大的種族蕃殖的中心目的，噯，把牠蕃殖到最優美的現在認爲的超人類；這個現在還藏在愛情和浪漫矯貞和苛求的臭雲之中的目的，將來會爆發出來到青天白日之下，而且是一種再不受這些事情來攪擾的目的，再不受私人幻想的滿足，男孩子和女孩子們幸福癡夢的不可能的實現，或者更老一點的人要伴侶或要金錢的慾望，再不受這些事情的攪擾。就近禮拜堂裏草草行婚禮不再會被人瞧不起，也不會被人認爲下流而受無形的禁止。將來結婚真正的目的宣言，牠的清醒高尚誠懇和效力，會受人敬重和承認的，同時牠的海誓山盟和「同諧到老」和那一類的東西，都會被認爲是受不了的無謂的瑣事而取消的。請你對我們男性說一句公道話，太太，承認我們一向總是把兩性的關係認爲絕不是一種私人的或者友誼的關係罷。

安娜。不是一種私人的或者友誼的關係呀！還有什麼關係是更屬於私人的？更可敬的？更神聖的呢？

順朱安。是可敬的和神聖的，隨你的便，安娜，但是並不是私人友誼的。你和上帝的

關係是可敬的和神聖的：你敢說牠是私人友誼的嗎？在兩性的關係之中，男女兩方都不過是宇宙創造力的無法可想的原子，這種宇宙創造力把私人關係間的私人觀念和犧牲全超過了全掃掉了。這一對人也許當相初是絕不認識的生人，說的是不同的方言，種族和膚色不同，年齡和性格也不同，他們之間一點關係也沒有，不過只有那種蕃殖的可能性，就爲了這一點，生命勢力使得他們見一面便互相的樓抱着了。難道我們能夠不承認這句話嗎，因爲我們是允許父母代定婚姻而不與女兒商量的呀？難道你不常常瞧不起英國那種不道德的行爲嗎，因爲那國的貴族男女也和農民一樣先交朋友而求愛嗎？就是農民在她自己定婚之前認識他的妻子，或者是她之認識他，那又有多麼深的認識呢？怎麼啦，像你所和他戀愛而和他結婚那麼淺薄的認識，你一定不會肯請那個人做你的律師或者做你的家庭醫師的！

安娜。是的，朱安：我們知道這種無品行的人的哲理。總是不管女子所得的結果的。
頓朱安。結果呀，是的：他們就使得她有拚命的把他抓住的權利了。但是你當然不把這種結合叫做一種有情感的結合哦。這不和把巡警與他囚犯的結合叫做一種愛情關係是一樣的呀。

安娜。您也知道您一定要承認婚姻是必需的，不過依着您說，愛情是各種關係中最輕的就是。

頓朱安。你怎麼知道牠不是各種關係中最重要呢？太重要了以致不能稱之爲私人的

事情。假如你的父親不肯殺西班牙的國敵，除非他私人和他有仇才肯殺，那他能替他的國家盡忠嗎？假如一個女人不肯嫁她私人所不愛的男人，那她能爲她的國家效力嗎？你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貴族的女人和人結婚就同貴族的男人和人打仗是一樣的，是根據政治和家族背景的，不是根據私人背景的。

石像（感服了）。這是一點很聰明的思想，朱安：我一定要把牠仔細想過一想。你實在是富於思想呀。你怎麼想到這個思想的呢？

顧朱安。我由經驗中得來的。當着我在世上的時候，就向那些太太們作那種的要求，這種事雖然受了普遍的唾罵，可是也就使得我做了一個很有趣味的傳說中的英雄，我所遭遇的情形也常常是這種樣子的。那位女人就會說只要我接近她的用意是高尙的，她就會鼓勵我接近的。當我問一問這個附帶條件是什麼意思，我才明白牠的意思是說我的要求是假如她有財產，那末她的財就歸我所有，假如她沒有，那末我就要擔任養活她一輩子；我希望她不斷的陪伴，商量和談話一直到我死爲止，而且使我自己受着拘束永遠要喜歡牠們，不喜歡便要受罰；還有，最要緊的，我以後永遠要爲着她而不理所有別的女人。我並不是因爲這些條件苛刻和不近人情而反對他們：是因爲牠們離本題太遠了才使我生氣。我永遠不變的總是這樣不客氣極了的回答他們，說我夢想也沒有夢想到這些事情；除非這位女人的性質與智慧是和我自己的相等或者比我的更高尙，那末她的談談就會影響壞我她的商量就會遺誤我；她不

斷的陪伴就會，據我看起來，漸漸得使我受不了的討厭；我對於我的情感不能在一個禮拜之前負責，那比之一輩子要少多了，所以那更不能負責；至於叫我和我所有的同胞們斷絕自然的和隨便的關係，假如我答應這樁事，那就會使得我的生活乾燥而蹙扭，而且假如我不答應，那就會使得我做秘密的欺詐勾當；還有最後一層，我向她的要求完全是與這些事情沒有關係的，而且純然是我的男性對於她的女性的一種極誠實的衝動。

安娜。您是說那是一種不道德的衝動哦。

頓朱安。自然，我親愛的太太，便是你所謂的不道德。我到爲牠不好意思的；但是我不能管束牠。自然是一個誨淫的人，時間是一個破壞的人，而且死亡是一個凶殺的人。我向總是贊成公然的對待這些事實和承認他們而建設制度。你們贊成宣揚他們的貞潔，他們的勤儉，和他們的慈愛以便使這三隻惡魔和緩；而且把你們的制度建設於這些諂媚的假話之上。這種制度使用起來不太方便還算什麼稀奇嗎？

石像。這一班太太們總是怎樣回答呢，朱安？

頓朱安。哦好罷；我的信任換你的信任。先告訴我你總是對太太們說什麼話的。

石像。我呀！我起誓我一定會誓死不變的；假如她拒絕我，那我就會死的；永遠再沒有一個女人能和她這樣在我心裏的——

安娜。她呀！誰呢？

石像。無論什麼人，只要那個時候碰着是誰就是誰，我親愛的。有幾樁事情是我說慣了的。有一樁是：就是我到了八十歲的時候，我愛人頭上一根白頭髮，都比最美麗的青年女人頭上一大捲黃金髮，使我更會震動。還有一樁是：我心裏不能夠受這種思想，除她之外任何別個人做我的孩子的母親。

頓朱安（被他使得胸中作惡了）。你這個老滑頭！

石像（堅定的）。一點也不對；因為在那時候我實在一心一意的相信那種話。我有一個心啦，不像你似的。而且就是這種至誠心才使得我成功的。

頓朱安。至誠心呀！瞎鬧到那種地步，竟會相信一句這麼厲害的，驚天動地的大誑話：那就是你所謂的至誠心呀！貪慾一個女人到那種地步，竟會因誠心的要欺她而欺你自己；你叫這個做至誠心呀！

石像。哦，去你該死的牽強附會！我那時候是一個戀愛的人，不是一個律師。而且女子因為那樣而愛了我哦，上帝保佑他們！

頓朱安。他們使你以為她們愛你的。我告訴你罷，雖然我那麼硬着心腸和一個律師樣說話，他們也使我以為他們愛我的，現在你又有什麼話說呢？我也有入了迷的時候，在那時候我那胡說八道而且相信牠。有的時候在情緒流露的頭上，要說好話以博歡心的慾望在我心裏漲得非常之高，我就不顧一切的說出來了。有的別種時候我極力的鎮靜着和我自己爭論以

至流出眼淚來。但是我看出來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也好，在那種情形之下也好，都是一樣的不容易逃避的。當着這位女人打定了主意賞識我的時候，就沒有別的法子，除了鞠躬盡瘁只有遠走高飛。

安娜。你敢自跨，當着我和我父親的面，說每個女人都覺得你不可抵制的呀。

頓朱安。難道我是自誇嗎？在我覺得我是一付最可憐的樣子。還有一層，我是說「當着這位女人打定了主意賞識我的時候。」那並不是總是賞識的呀；那末除此之外，天啦！受了多少道德威風的挫折！膽小的情賊碰了多厲害的硬釘子！演出了多要命的易摩真和愛阿啓摩的把戲！

安娜。我並沒有大驚小怪的演什麼把戲。我只叫了我的父親呀。

頓朱安。那末他來了，手裏拿着劍，來殘殺我以擁護被我破壞了的名譽和道德。

石像。殘殺呀！你是什麼意思？到底是我殺死了你還是你殺死了我呢？

頓朱安。我們兩個人之中誰是更會鬥劍的人呢。

石像。我是呀。

頓朱安。當然你是的。可是你雖然是你方才所談說我們聽的那些風流韻事之中的罪魁禍首，然而還是厚着臉裝做替受了破壞的道德未報仇的人，而要定我的死罪呀！假如不是碰着了意外的話，你就會把我殺死了的。

石像。人家都要我那樣做哦，朱安。世界上的事情是那樣安排的。我不是一個改造社會的人；我總是照着一個有身分的人的普通習慣而做事的。

頤朱安。你要想殺我也許可以用這個做理由，但是你做了石像後接着那種假道德行為却不能做理由。

石像。那都是因為我到天堂裏去了而發生的。

魔鬼。我還是看不出來，頤朱安先生，你在世間事業中所經的這幾段事情和司令官所經的這幾段事情，會在任何方面攻破我的人生觀。在這兒，我又要說，你可以得着一切你所追尋的東西，而沒有一點你所畏避的東西。

頤朱安。恰恰相反，在這兒我所得着的東西全是使我失望的，沒有一件不是我所曾經嘗試過的，和我所需要的。我告訴你罷，只要我能夠想着什麼比我自己更好的東西，我就不能安的，非竭力把牠弄出來了或者替牠開了一條出路是不能安的。這便是我的生命原則。這便是在我內心盤算着的生命上不斷的大希望，希望得更高尙的構造，更寬一點，更深一點，自知得更清楚一點，自解得更明瞭一點。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是至尊至高，所以才使我把愛情看低了當做片時的快樂，使我把藝術當做我機能的訓練，使我把宗教當做懶惰的藉口，因為牠設定了一個上帝，他看一看這個世界便以為牠是好的，這却和我的本性相反，由我的眼光中看一看這個世界却以為牠還可以改良的。我告訴你罷，當着我追尋我自己的快樂，我自己的

健康，我自己的金錢的時候，我並沒有享過幸福，我所以墮到女人的手裏去，並不是因為我愛女人？那是因為勞頓哦，倦疲哦。當着我是一個小孩子而把腦袋在石頭上碰傷了的時候，我就跑到最近的一個女人身邊在她的懷裏把我的痛苦哭掉了。當着我長大了和殘忍與愚蠢奮鬥把我的靈魂在那上面碰傷了的時候，我不過恰恰的和我是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再照着那麼做過去。我也享受了我的憩息，我的靜養，我的喘氣的時候，我奮鬥後的殞臥；但是我寧可受盡那個儂意大利人的地獄中各層的痛苦，而不願受歐羅巴洲的快樂。這個不朽不滅的快樂鄉，所以會叫我要命的受不了就是為因這個道理。你沒有那種根性所以就把你構成了一個所謂魔鬼的怪物；人類有他們真正的目的，這種目的多少是有點和我的目的相同，你把他們引誘得不注意於他們真正的目的而注意你的目的，引誘得成功了，所以你就得着了「引誘者」的名號。因為他們不照着他們的意志而照着你的意志去做事，或者寧可說隨着你的缺乏意志而胡鬧，所以就他們弄成了不舒服的，假的，不寧的，文飾的，性急的，壞極了的，現在他們就是這樣的東西。

魔鬼（痛心了）。頓朱安先生：你對我的朋友太無禮。

頓朱安。呸！我為什麼對他們或者對你要拘禮呢？在這座「虛假的宮殿」裏，說一兩樁真理是無傷大雅的。你的朋友全是我所僅見的笨豬。他們並不美麗；他們不過裝飾得好看罷了。他們並不乾淨；他們不過剝光粉刷罷了。他們並不尊嚴；他們不過裝束入時罷了。他

們並沒有受教育；他們不過在學校混得及格罷了。他們並不虔信宗教；他們不過納捐敷衍罷了。他們並不是有道德；他們不過拘泥罷了，他們並不是有美德；他們不過懦怯罷了。他連有癖好也算不得；他們不過是「意志薄弱」罷了。他們並不懂藝術；他們不過奢侈罷了。他們並不豐富；他們不過有錢罷了。他們並不忠心，他們不過卑賤罷了；並不盡職，不過柔弱罷了；並不公義，不過愛國罷了；並不勇敢，不過好鬥罷了；並不果決，不過固執罷了；並不能主宰，不過專橫罷了；並不能自制，不過愚鈍罷了；並不自尊，不過好虛榮罷了；並不仁慈，不過感情用事罷了；並不愛社交，不過好羣居罷了；並不體諒別人，不過拘禮罷了；並不智慧，不過剛愎罷了；並不進步，不過見異思遷罷了；並不富於想像，不過疑神疑鬼罷了；並不公平，不過報仇心重罷了；並不寬大，不過討好罷了；並不是有訓練的，不過怕威脅罷了；而且一點兒也不誠實——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欺詐的人，從他們的靈魂中徹頭徹尾全是有的。

石像。你滔滔不絕的話簡直驚人，朱安。我多麼希望我能夠像這樣對我的士兵訓話哦。

魔鬼。這完全是空談，可是，這些話全有人說過的；但是牠發生了什麼効力呢？世界上對牠怎麼注意過嗎？

傾朱安。對啦，這完全是空談。但是爲什麼這是空談呢？因爲，我的朋友呀，美麗，

純潔，尊敬，宗教，道德，藝術，愛國心，勇敢，和其餘一切的都並非別的，不過是我也好別人也好都可以把他們和手套兒似的將裏面翻到外面的空話，假如他們是實體的東西，那末你對於我指摘你的事只好服罪的；但是你自尊的運氣好，我惡魔的朋友呀，他們不是實體的東西。和你說的一樣，他們都是空話，可以用來驅野蠻人服從文明的，或者騙文明的窮人受劫奪和做奴隸的。這便是統治階級傳家的祕訣；假如我們這班統治階級的人，不爲着我們無聊的自己求更大的威權和奢華，而注重於世界上更多的生活，那個祕訣就會使我們偉大極了的。現在，我既是一個貴族，也是知道那個祕訣的，想想看看，你談不完的说這種道德的假說，而且說你對他們怎麼不幸的犧牲了你的生命，叫他聽了是多麼無聊哦！假如你只要相信你的道德遊戲到了持一種公平態度的地步，那都叫人看得有點興趣；但是你不呀：每一着你都用欺詐的手腕呀；假如你的敵手反欺詐得比你更好一點，你就把棒子全推翻要想殺死他。

魔鬼。在世間，這種話也許有點真理，因爲人民沒有受教育而且不能領悟我愛和美的宗教；但是在這兒——

頓朱安。哦對啦：我知道的，這兒沒有別的只有愛和美。嚶！這好像是永遠坐在這兒看一齣時髦的戲劇，永遠看牠糾紛還沒有起之前的第一幕似的。當我在世間，我從來也沒有在最恐怖的疑神疑鬼的時候，夢想到了地獄是這樣可怕的。我在這兒不斷的沈想着美麗，就和一個理髮匠玩弄一捲一捲絲一般的頭髮一樣無趣。我在這兒甜香之中呼吸着，就和一家糖

果店裏的小學徒一樣無聊。司令官呀：天堂裏也有漂亮的女人嗎？

石像。一個也沒有。絕對的一個也沒有。全是不成樣子的女人。他們十二個人身上找不出兩個便士的首飾。他們和五十歲的男人沒有多大的分別。

頓朱安。我急着要上那兒去。他們提過美麗這個名詞嗎，那兒有愛好藝術的人嗎？石像。我可以担保就是最好的石像走過他們面前，他們也不會鑑賞的。

頓朱安。我去啦。

魔鬼。頓朱安：我同你不客氣好不好？

頓朱安。難道你從前不是這樣的嗎？

魔鬼。一直到現在，是的。但是我現在還更進一步，而且對你承認人類對於一切的東西都會厭倦的，厭倦天堂的程度並不減於厭倦地獄；而且全部的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一部世界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來擺去的紀載罷了。一個時代不過是鐘錘的一下搖動；且每一個時代都以爲世界在進步，因爲牠總是在移動的。但是當着你有我一樣老了的時候，當着你對天堂厭倦了一千次，和我自己與司令官似的，而且對地獄也厭倦了一千次，和你現在厭倦了似的，那時候你再不會以爲從天堂裏搖到地獄裏來是一次解放，從地獄裏搖到天堂裏去是一次進化哦。現在你看得見改良，進步，達到向上的趨勢，人類由他的死體不斷的爬到更高尚的東西上去，那時候你就一件也看不見只有幻影的不盡的趣劇。你就會明白我朋友科嚇勒斯

那句話的深理，他說太陽底下沒有一件東西是新的。虛榮中的虛榮——

頓朱安（忍耐不住了）。天啦，這比你對愛和美的老調兒還更壞些。你這個聰明的傻子，一個人還不如一條虫，或者一隻狗不如一隻狼，因為他對於每件事情都厭倦了嗎？因為一個人要滿足他的食慾而把他的胃口弄壞了，我們就不要再吃東西嗎？這位司令官，他沒有為他下次享幸福而貯存天堂裏的精力，他能夠用掉他地獄裏的精力嗎？就假定這個偉大的生命勢力想着了鐘匠做鐘錘的方法，牠用世界做牠的鐘錘；而且每一次搖擺的歷史，在我們當局人看起來是很新奇似的，不過是重演上一次搖擺的歷史；不夠，再說進一步，在不可思議的無限的時間之中，太陽把地球拋開又接着了一千次，就和一個馬戲班裏的騎師拋球似的，而且我們所有時代的總計不過是那拋出去和接着之間的一剎那間，難道這種偉大的機械作用就沒有目的嗎？

魔鬼。沒有的，我的朋友。你以為，因為你有一個目的，自然也一定要有一個呀。你不妨因為你有手指和腳趾，便以為牠也有手指和腳趾哦。

頓朱安。但是假如他們沒有做什麼事的目的我就不應當有他們呀。而且我呢，我的朋友哦，也是自然身上的一部分，就和我的手指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是一樣的。假如我的手指是我用來拿劍和彈琵琶的器官，那我的腦筋便是自然盡力要想來了解牠自己的器官。我狗的腦筋只能夠替我狗的目的做事；但是我的腦筋却研究一種知識，這種知識並不替我私人做事，却

使我覺得肉體有痛苦，衰老和死亡是一種災難。假如我不是有一種我不能自制的目的，我就寧可做一個耕田的人而不做一個哲學家了；因為耕田的人活得和哲學作一樣長的壽年，而吃得更多些，睡得好些，而且喜歡他親信的妻子懷疑還少一些。這是因為哲學家是在生命勢力的掌握之中，這個生命勢力對他說「我用純粹想生活的願望和隨着最簡易的路綫，已經不知不覺的做了一千樁奇妙的事績；現在我要知道我自己和我的前途，而且要選擇我的路途；所以我就造了一個特殊的腦筋——一個哲學家的腦筋——來替我領會這種學問，就和我用農夫替我領會耕田的事情一樣。而且這樁事」生命勢力對着哲學家說「你一定要替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到那時候我又另造一個腦筋另造一個哲學家來繼續做這樁工作。」

魔鬼。知道又什麼用呢？

頓朱安。怎麼啦，就能夠選一條最方便的路走去，以免隨着最省力量的方向走去哦。難過一隻向着牠前途走的船比之一塊飄浮無定的木頭不更好一點嗎？哲學家便是自然的領港者。那末現在你就看出我們的差別了：在地獄裏就是飄浮無定，在天堂裏就是操着舵走。

魔鬼。走在暗礁上哦，大半是的。

頓朱安。呸！那一隻船常碰着暗礁和沈到底下去——飄浮無定的船呢，還是上邊有領港者的船呢？

魔鬼。好罷，好罷，你走你的路，頓朱安先生。我寧願我自己的主人，不願做無論那

種荒謬的宇宙勢力的工具。我知道美麗是好看的，音樂是好聽的，愛情是好受的；而且他們都是好想念好談論的。我知道在這些意識，感覺，和觀摩之中好好的熟練着，便是做一個雅緻和高尚的人。無論他們在世間的禮拜堂中怎麼罵我，我知道在上流社會之中大家都承認黑王子是一位君子；那就使我滿意了。至於你以為不可抵制的生命勢力呢，無論一個什麼性質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樁最可抵制的東西。但是假如你天生下流而易受人欺呢，因為所有的改良家都是這樣的，那個勢力先就會把你拋到宗教中去，在那兒你就會把水洒在嬰孩的腦袋上，不讓他們的靈魂被我抓了去；然後牠又從宗教那兒把你趕到科學之中，在那兒，你就會從洒水的地方把嬰孩搶過來，替他們種上疫苗以免他們忽然的生病。然後你又令去鬧政治的，在那兒，你就會變成腐敗官僚的瓜牙和野心騙子的走狗；而且結果就會是失望和老朽，精神渙散和希望空虛。徒然留下許多對於最壞最優的荒廢與犧牲的遺憾，悔不該荒廢和犧牲享樂的樂利；總而言之，一個優子在他沒有得着好東西之前，便要去追求更好的東西，就要受這種報應的。

頓朱安。但是最低的限度我總不會覺得無聊呀。去替生命勢力服務便有這個優點，不管怎麼。所以我們再會罷，撒旦先生。

魔鬼（和氣的）。我們再會罷，頓朱安，我會常常的想到我們對於各種事情有興趣的談話。我祝你幸福無量：天堂呢，我方才說過了，對於有的人是合適的。但是將來假如你改

變了主意，不要忘記這兒的門對於回頭的浪子總是常開的。假如你在無論什麼時候感覺那種心中的熱忱，真實不勉強的情感，天真爛漫的享樂，和溫和的，靈感的，鼓動的實際——

頓朱安。何必不直接了當的說肉和血呢，雖然我們早已把這兩種淫猥的俗東西丟掉了？

魔鬼（忿然的）。那末，你當面的要我和和氣氣的作別呀，頓朱安？

頓朱安。並不是哦。但是從一個愛譏諷的魔鬼那兒雖可以學着許多事情，我可實在不能忍受一個感情用事的惡魔。司令官先生：你認識到地獄和天堂交界的地方的路請你指教我能。

石像。哦，他們交界的地方不過是兩種看東西的方法不同的地方罷了。假如你真正想上那兒去，無論那一條路都可以走得通的。

頓朱安。好極了。（對安娜太太告別）太太：再見。

安娜。但是我要同您一道去呀。

頓朱安。我找得着自己到天堂裏去的路，安娜：但是我找不着你的路（他不見了）。

安娜。叫人多生氣哦！

石像（向着他後面叫）。一路平安哦，朱安！（他對着他後面搖動最後一下他的大音絃當做一種送行禮。一陣微弱的第一次幽靈似的音樂回聲回來做答禮）。啊！現在他走了。

(從他的嘴唇裏呼出一陣長氣來) 啡——啡！他多麼會說話呀！他們在天堂裏一定受不了他的話的。

魔鬼(鬱鬱不樂的)。他這種走了是一個政治上的失敗。我留不住這些生命的崇拜者：他們都會走的。自從那個荷蘭的畫師走了之後，這次就算是我最大的損失——那個荷蘭畫師畫一個七十歲的醜女人和畫一個二十歲的維納斯是一樣有興趣的。

石像。我記得：他到天堂裏來了。林布蘭哦。

魔鬼。是的，林布蘭。他們那種人身邊有點什麼不自然的樣子。不要聽他們的宣傳，司令官先生：那是很危險的。小心着不要去追求超人類？那樁事會使得人類要受不分皂白的鄙視的。在一個人的眼光中看起來，馬和狗和貓都不過是動物之一種而已，都是道德範圍之外的東西。那末，在「超人」的眼光中看起來，男人和女人也不過是動物之一種而已，也是在道德範圍之外的東西。這一個頓朱安對女人慈善和對男人有禮，就在這兒的你的女兒對她玩的貓和狗慈善是一樣的：但是這種的慈善，是一種不承認我們有獨一無二的人性的靈魂的意思的。

石像。超人是什麼鬼東西呢？

魔鬼。哦，就是那一班迷信生命勢力的瘋人之中最時髦的東西。你在天堂裏沒有會見一位新到的日耳曼的波蘭種瘋人嗎——他叫什麼名字呀？尼采嗎？

石像。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人。

魔鬼。好罷，在他神經病沒有好之前，他先上這兒來了。我對他抱了不少的希望；但是他是一個堅信的生命勢力崇拜者。超人本來是比大神還要老一點的東西，就是他把舊事重提的，又把超人挖起來了；當着二十世紀厭倦了這個世界，肉體，和鄙人的時候，牠就要如瘋如狂的追逐這種老樣翻新的玩藝兒的。

石像。超人是一句很好的口號；口號好便算戰爭勝利了一半。我很想見見這位尼采。

魔鬼。不幸他在這兒會着了瓦格涅，就和他鬧了一場。

石像。這也很對呀。我只贊成莫差特呀。

魔鬼。哦，並不是爲音樂的事情鬧。瓦格涅從前也糊糊圖圖的走到過崇拜生命勢力的路上去，而且發明了一個超人叫做柄格夫里的。但是他後來腦筋清醒了。所以當着他們在這兒見面的時候，尼采罵他做變節的叛徒；那末瓦格涅就做一本小冊，證明尼采是猶太人；結果尼采忽然的到天堂裏去了。他去了到也好。那末現在，我的朋友，讓我們快點到我的宮殿裏去開一個大音樂會來歡迎你。

石像。榮幸得很：你太客氣了。

魔鬼。這兒來，司令官。我們還走這個老升降梯下去（他把他自己躺在進墳墓的升降梯上）。

石像。好得很。（回想着）雖然呀，超人還是一個好思想。那裏邊有一點石像似的威嚴的樣子。（他把他自己躺在淮墳墓的升降梯上魔鬼的旁邊。那個梯子慢慢的降下去。紅色的火光從深坑中射出來）。啊，這使我想起了舊事來了。

魔鬼。我也是一樣哦。

安娜。停住哦！（升降梯停住了）。

魔鬼。您，太太呀，不能從這兒走。您要坐一座神龜子去的。但是您會在我們之先到宮殿的。

安娜。我叫你們停住並不是爲這樁事。告訴我罷：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着那個超人？

魔鬼。還沒有把他創造出來哦，太太。

石像。而且永遠不會的。大概，讓我們走罷：這種紅火會使我打噴嚏的。（他們降下去了）。

安娜。還沒有創造出來呀！那末我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哦。（虔心虔意的在她自己身上畫十字架）我信仰未來的生命。（對宇宙叫着）給一個父親來——給一個父親來生超人哦！（她在太空之中幻滅了；那末現在又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了：所有的高事萬物都好像無限的停止了似的。）



焦山晚眺

陳夢家

我愛一圈圈旋渦

吐出晚霞的紅笑，

白帆悄悄的飄過，

小灰鳥宛轉的叫。

我願是一支小草

攀上孤島的石岩。

有一天我會枯掉，

江潮載了我過海。

八月二十九日晚江圖

詩

一

禱告

方瑋德

在去年每一個假日的早晨，
我伴着你禱告，唱讚主的經文；
上帝知道我來的不是爲着他，
可是他恕了我，我對你的忠貞。

今年這禱告該是我一人的份，
每個記憶砌成我怨恨的虔誠；
上帝知道這回我來一半爲他，
可是他說：「好，你並沒有錯做人。」

夜尋

程鼎鑫

飄飄然的在夢裏探尋，
仰看天空中悠悠的星，
無疑那個一定是她了，

就是在池底也看得清。

有山泉般的一片幽聲，
追從這個聲息去探聽，
頓換幾陣激鬱的喟嘆，
又喜還悲是她底性情。

這麼多藤蘿牽着我行，
竟偶然嚇破幾聲夜鶯，
冷不防樹枝也在顫噤，
纔知道露水已經不輕。

我一半寧帶着一半驚，
望不見了滿天的飛螢，
只留得水中一輪明月，
正要趕上前却已清醒。

愛

曹葆華

你看那太陽累得來噴吐火燄，
還懸掛在天空晝夜轉旋，地面
駝着無計數的重量，千萬年來
未曾喊半聲疲倦，你再看大海
不因月光的摩撫停止了怒號，
大小星球總守着渾圓的天道；
那雄奇的山峯昂然矗立雲霄，
縱雷電擊掣從來未惶然奔逃。
你又看春日喚起滿地的花香，
夏雨猖狂激動那河山的回響；
秋風清涼與冬雨嚴寒，都依按
自然的定律，從未有絲毫錯亂。
告訴你，這全是遵行愛的使命；
沒有愛，宇宙的一切立刻消泯。

交替

讓之

破嗓子的夜鴉在雲端裏哇的叫一聲，
一個個黑巍巍的東西跳出了黃土墳；

他們提着碧綠明滅的磷火

一隱一現地從草堆裏燦過——

嚇壞了柳梢頭的月姑娘，慌忙躲進烏雲。

一片迷漫夜色，滲透了嚴霜似的陰深；

那黑巍巍的東西烟出草堆，齊向東奔，

（東邊是一片怪猩氣的火海）

（徐徐地推動着滴濃的紅水。）

他們流星似的磷火抖顫地緊跟在貼身。

他們來到東海濱抽了一口氣，打個鷹叫

（他們都是偉男子，挺着胸，有六尺身高。）

詩

五

忽然海水澎湃，鑽出個女神——

饅頭似的乳峯，血樣的嘴唇；

她向他們招招手，他們一個個望水裏跳。

破嗓子的夜鶉又在雲端裏哇的一聲，

月姑娘知它已完了職，便走出了黑雲；

她腰間瀉下了萬斛的水銀，

蓋遍了紅色的水和黃土墳；

於是一切都潔淨了！……曉風飄來幾聲鷄鳴。

戰士底愛人

讓之

南方底桃花，

北方底鮮血，

一樣紅；

戰士底愛人在夢中！

南方底荷叶，

北方底墓草，

一樣高；

戰士底愛人在心焦！

南方底菊花，

北方底沙土，

一樣黃；

戰士底愛人在槍傷！

南方底北風，

北方底陰魂，

一齊到；

戰士將愛人撥走了！

詩

五，一九三一，讀之，於無錫。

七

報週聞國

潮新翰灌 術學紹介

目要版出期六十三第卷八第

世界最大飛船四幅
插圖

國聯裁軍運動之總核算 耿青譯
現在世界之蕭條，未來全球之和平，與何事關係最大？裁軍是已，現下國聯大會正討論軍備休戰，其決議可卜明年裁軍大會之成功與否，故特譯此篇，詳論世界軍備之費用，各國人民之負擔，限制海軍之會議，國聯縮軍之工作，原原本本，作一總核算，實研究裁軍問題最有價值之作。

日人樹立滿蒙國策的 徐列譯
日本近來對於滿蒙問題，各方議論異常緊張，其政府，政黨，政客，以及言論界之言論，極為驚心動魄，此篇為在「滿蒙」日人計劃之周到，固為日本人所樂聞，亦為吾中國人所不可不注意者。

最近美國外交政策分析 季廉
近年美人金元外交，勢力極為膨脹。胡佛之宣言緩也，提倡裁軍之密切，苟世界目的蓋以今日世界經濟關係之密切，其變向日條，美國亦不能獨自繁榮。故一轉變向日之趨，甚重大也。留心國際政治者不可不讀此文。

此外有連載之幼稚撫育法采風錄（該書不久另有單行本）長篇社會小說「大街」皆極有價值。

價 定

元五册十五年全 角五元一册三十季一 分五角一册一週每
角六元二册五十二年半 分五角五册四月一
分半埠本 分五角一册每外國 分一册每費郵埠外
訂代可均售分有均處銷分館分報公大及處銷分報本地各凡



書報春秋

孔雀東南飛及其他

浩文

袁昌英著

商務出版

不講什麼文學的定義，也不講什麼戲劇的條件，一齣戲至少要有「戲劇的動作」*Movement Dramatique*。假使單有了對話有了情節而祇是呆板板地在講著一件故事；那麼儘使你分了幕，分了段，描寫了佈景，標明了服裝，牠還祇是一篇小說，一篇論文或竟是一篇演講。當然一齣戲的成功，並不祇是靠着「戲劇的動作」，有時反而爲了專注意了而竟變成所謂 *Piece bien faite* 了。

在這劇壇枯寂的今日，本來不容易得到傑出的作品；偶然有一兩齣獨幕劇印行出版，（有大結構的作品更不用講），也已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雖然不時有歐美劇本的移譯，但是很多爲了譯者對於語言的缺少研究，竟然不能上演。熊佛西先生譯的「軟體動物」最近在北平得到相當的成功，據說一半靠了扮演者的努力。西林先生最近有獨幕劇集出版，但也祇是

幾年前的舊作：袁昌英先生的劇集在這個時候出版實在可說是深山裏的足音了。

集名「孔雀東南飛及其他」，商務出版，內含劇六齣。——孔雀東南飛，活詩人，究竟誰是掃帚星，前方戰士，結婚前的一吻，人之道。現在讓我來講講「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這首詩，差不多每一個寫劇的都想把來編成戲。熊佛西先生曾經寫過一齣「仲卿與蘭芝」，也便是講的這件故事，祇是和袁昌英先生的立腳點不同罷了。袁先生在自序裏說得很清楚：

「我一向讀孔雀東南飛就愛這首絕妙的好詩。近年來研究戲劇，更覺得這是一齣絕好的悲劇材料。然而總不敢動手。這次由長沙回來，一晚燈下無事，又把它讀了幾遍。越讀越覺得悲慘。那夜夢中驚覺，不由的想到這詩上面去，不由的自問焦母遣退蘭芝到底是什麼理由。自然在中國做婆的自古就有絕對的威權處置兒媳的。焦母之遣退蘭芝不過是執行這威權罷了。然而這個答覆不能滿足我。我覺得人與人的關係總有一種心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嫌蘭芝自然有一種心理作用。由我個人的閱歷及日常見聞所及，我猜度一班婆媳之不睦，多半是「吃醋」二字的作祟。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母親與兒子有什麼曖昧的行爲纔對媳婦吃醋的，委實是說：母親辛辛苦苦親親愛愛一手托兒子撫養成成人，一旦被一個毫不相干的別個女子占去，心裏總有點忿忿不平。年紀大了或是性情恬淡的人，把這種痛苦自然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紀還輕性情劇烈而不幸又是寡婦的，這

仲卿與蘭芝的悲劇就不免發生了。」

寫一篇歷史劇本來和自己的創作不同，有許多的牽制。他得去查攷當時的風俗，習慣，裝束與器具，他更得去想像劇中人的思想與態度。還有一件事的起因，與旁生的枝節，也得招呼周到。簡單地說：寫劇的應當把自己去活在他所想像的當時的環境裏。袁先生特別留意到種種瑣微的地方，即一衣一桌也會和許多考據家如胡適之先生等詳細地討論過。

在本劇裏我們處處可以看出作者對於戲劇藝術的經驗，尤其是對話方面。作者最善用「插科」：譬如說，一個人如其要發很長的議論的時候，無論他措詞怎樣有精彩，但是常會使聽衆感覺乾燥，我們的作者在這個時候便會使另一個人，對話者或是第三者，在旁加上「插科」，使全場增添了不少的生氣。有時因「插科」我們可以完全明瞭劇中人每一個的性格，和當時的心理。這種最不容易應用的最緊要的技巧，竟被我們的作者毫不費力地把握住

了。

「孔雀東南飛」幕啓時形容仲卿的「戀愛病」和焦母與姥姥的一段關於守節的議論：全場的空氣從憂鬱到狂喜，甚爲緊張。從那一段守節的談話裏，我們更可以看出焦母的性格。依着作者的意旨，焦母是一個「三十六七的婦人」她從「十九歲就守起節」；她這守節是「十幾年就祇覺得我的心由丈夫身上搬到兒子身上也還很安寧安貼的。」姥姥關於守節的觀念卻是「一來爲丈夫承宗接後，二來爲暮年圖個族表。」我不懂作者爲什麼使焦母的守節會沒有

「爲丈夫承宗接後」的念頭？當然作者的意思是我們覺到焦母的自私，但是事實上受到傳統思想極深的當時的焦母未必便會沒有像姥姥一般的思想吧？「難道我們立志守寡，就是要宰我們的心嗎？」這種話恐怕焦母未必說得出吧？不過話雖這樣，我們還得佩服作者形容性格的手段。一個性情剛愎，意志堅強的婦人不是活活地顯現在我們面前嗎？我再想，假使作者在幕啓時描寫焦母「守了十幾年節今天總算把兒子撫育成人的自樂，以後等仲卿結了婚再漸漸感覺到心的無處安放而生出妬忌，不是更多了一個心理描寫的曲折嗎？」

「孔雀東南飛」的寫成，作者的確會費了許多苦心。對於技巧方面，那麼，開場收場那種緊張，似乃得益於皮藍得婁 *Préndelo* 而每一個人的對話的流利又似乎是受著不少 *王爾德 Wilde* 的影響，我們敢預言袁先生將來更大的成功！

我和袁先生會見過一面。他在歐洲留學多年，尤其在戲劇方面努力。名劇家如 *培那* *Jacques Bernard*，*蒲愛利* *Saint George de Bouehier* 等和他交誼很深：現在武漢大學授課，聽說不久將到上海來，希望這次在該地見到了大水災的情景，又可寫出篇傑作來。

新月月刊第三卷總目錄

一 論著

篇名	作者或譯者	第幾期
論共產主義	羅隆基	一
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	青松	一
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一篇外論	劉英士	一
大學的學術自由	董任堅	一
社會標準與控制	陳炯林	一
新任桂冠詩人——梅士斐爾特——	費鑑照	一
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	潘光旦	二
我們要財政管理權	羅隆基	二
英國內閣制成立的研究	錢九威	二
宗教與革命	全增嘏	三

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	羅隆基	三
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	吳景超	三
莎氏比亞戀愛的面面觀	邢鵬舉	三
中國問題的物質背景	王造時	四
教育社會學專論	鄭若谷	四
戀愛的過去與將來	覺之譯	四
詩的進化	王蘇譯	四
英國內閣制成立的研究(續)	錢九威	四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胡適	四
一本有趣的年譜	潘光旦	五,六
中國社會原來如此	王造時	五,六
服從的危險	拉斯基著羅隆基譯	五,六
翻譯莎士比亞	余上沅	五,六
關於心理學和不關心理學雜記	沈有乾	五,六
文化精神	彭基相	五,六
平等的呼籲	拉斯基著羅隆基譯	七

奇人史文朋	周麟子譯	七
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	羅隆基	八
中國的傳統思想	王造時	八
談自傳	邵洵美	八
美國官吏的分級	羅隆基	八
優生婚姻與法律	潘光旦	八
昨日中國的政治	王造時	九
世界十大思想家	阮子蔚譯	九
論中國的共產——爲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	羅隆基	九
三千年來一大變局	王造時	十
美國官吏的考試	羅隆基	十
什麼是法治	羅隆基	十一
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	王造時	十一
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	羅隆基	十二
教師與學生	拉斯基著胡毅譯	十二
政黨的分析	王造時	十二

一一詩

篇名

作者或譯者

第期

車跳隨筆

徐志摩

一

歌九首

陳夢家

二

海上的聲音

方瑋德

二

靈迹

方瑋德

二

「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

方瑋德

二

偈

方瑋德

二

都市的頌歌

陳夢家

三

不知一陣什麼風

胡不歸

三

重來南京作

胡不歸

三

再看見你

陳夢家

四

只是輕煙

陳夢家

四

一隻燕子

方瑋德

四

供

陳夢家

七

死訣

曹葆華

十

我為的是誰

蕭 櫟

十

我是誰

陳夢家

十一

我望着你來

陳夢家

十一

港口的黃昏

沈祖牟

十一

淚溼透了銀燭

程鼎鑫

十一

無題

譯 Carolin E. S. Morton

十一

焦山晚眺

陳夢家

十二

夜尋

程鼎鑫

十二

禱告

方瑋德

十二

愛

曹葆華

十二

交替

胡讓之

十二

戰士的愛人

讓 之

十二

三 小 說

篇 名

作者或譯者

第 期

螺螄谷
 紳士的太太
 鳳凰
 摸秋
 蜻蜓：一隻小鼠
 精神的伴侶
 落花
 鞭策
 女人的背影
 嫻君
 地上的樂園
 求婚者
 牧童的經歷
 長方箱
 險惡
 牆

饒孟侃
 沈從文
 凌叔華
 禾止
 徐志摩譯
 秋聲
 受天
 謝冰季
 劉大杰譯
 靳以
 廬隱
 青崖
 李惟建
 吾廬譯
 服初
 儲安平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五，六
 五，六
 五，六
 七
 七
 七

道德與知慧

沈從文

八

窮

林徽音女士

九

單戀的幻滅

謝冰季

九

女店主

徐轉蓬

九

中年

沈從文

十

唱隨

胡山源

十

花

高植

十

瓊女士

徐志摩

十一

分

冰心女士

十一

白與黑

伏爾戴爾作李青崖譯

十一

藍襪弗朗朔

諾潔作李青崖譯

十二

四 戲劇

篇 名

作者或譯者

第 期

北京的空氣(獨幕劇)

丁西林

一

骷髏的迷戀者(獨幕劇)

陳楚淮

一

還鄉

馬彥祥譯

十

「人與超人」中的夢境

蕭伯納作熊式忒譯

十一十二

五 傳記

篇 名

作者或譯者

第 期

我的母親的訂婚（四十自述的第一章）

胡 適

一

羅伯斯庇爾

余楠秋

一

我的教育——何君自傳的一章

沈有乾

二

九年的家鄉教育（四十自述的第二章）

胡 適

三

從拜神到無神（四十自述的第三章）

胡 適

四

丹塘

余楠秋

五，六

在上海（四十自述的第四章）

胡 適

七

辛棄疾

吳世昌

八，九

馬拉

余楠秋

九

在上海（二）（四十自述的第五章）

胡 適

十

六 小 品

篇名

磐石紀遊

信

自傳小記

湖上

中年

白蓮藕粉

牙痛

一條河流般的憂鬱

打酒

作者或譯者

唐錫如

陳夢家方令孺

徐志摩

何家槐

俞平伯

何家槐

何家槐

儲安平

徐轉蓬

第期

二

三

四

七

九

九

十一

十二

十二

七 討 論

篇名

論聞一多的死水

論「悔與回」

評「夢家詩集」

作者

沈從文

聞一多

胡適

第期

三

五，六

五，六

八 零 星

談商籟體	關一多	五、六
佛法與科學	胡適	九
論詩的大小長短	梁實秋	十
「人權」釋疑	勞生	十
讀書雜記	胡適	一
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	甲辰	一
閒話	王榮	一
兩句不通的格言	子季	二
胡漢民先生的和平論	子季	二
所謂「文藝政策」者	梁實秋	三
主與奴	梁實秋	三
資本家與藝術品	梁實秋	三
文學的嚴重性	梁實秋	四

約法與憲法

魯參

五、六

政治家的態度

魯參

五、六

人權不能留在約法裏

勞生

七

總統問題

勞生

七

上海民會選舉

勞生

七

國民會議的開幕詞

勞生

八

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

勞生

八

答葉秋原教授

羅隆基

十

什麼是「詩人的生活」

梁實秋

十一

九 書報春秋

篇名

作者

第 期

思想革命（盧晉侯博士論文第一集）

徐顯士

二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羅隆基

二

行政學總論

羅隆基

二

漱冥卅後文錄

羅隆基

二

政治思想之變遷

腦筋和智慧

道德哲學

小說與故事

實驗演說學綱要

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

現代文明與的世界政治

崔東壁年譜

愛的人生觀，色的社會問題

逃走了的雄鷄

中國哲學史

八大派人生哲學

孔蓋東南飛及其他

十 通 訊

篇 名

通 訊 者

第 期

羅 隆 基

沈 有 乾

全 增 嘏

浩 文

余 楠 秋

鹵

鹵

光 且

光 且

浩 文

全 增 嘏

全 增 嘏

皓 文

二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十

十二

（關於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討論）

在波蘭

通訊一則

梁漱冥胡適

郭子雄

葛祖蘭

一四

一三十一



新月月刊投稿簡則

- (一) 投寄稿件，或自撰，或翻譯，文體以白話為宜。
- (二) 投寄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 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一併附寄。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及簡歷履歷，以便通訊，或介紹於讀者。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 投寄稿件揭載與否，本刊恕不能一一函復，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重要稿件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 (六) 投寄稿件揭載後酌致薄酬如左：
 - (1) 現金每千字從一元至五元。
 - (2) 特別佳稿更當致優至酬。
- (七) 投稿揭載後酬報之額數，由本刊酌定致送。
- (八) 投寄稿件揭載後，經觀察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 寄來稿件本刊有酌量增刪全權。但投稿人不願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十) 稿件請逕寄上海九江路四川路轉角中央大廈二樓十九號新月編輯部。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編輯者 羅隆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價目

全年	十二册	三元
半年	六册	一元六角
零售	每册	三角
國外加郵費	每册	一角六分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特等	底封面之內	七十五元					
優等	封面之內及底面之內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上等	正文中間	五十元	二十八元	十五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四十五元	二十四元	十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